

# 廿世紀初日美關係中的臺灣： 以 1904 年聖路易萬國博覽會為例\*

林欣宜\*\*

## 摘要

甫成日本殖民地數年的臺灣，在 1904 年參與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雖非首次參加國際博覽會，卻是在國力漸增之美國登場的最初且極盛大的一次。透過日本中央農商務省、臺灣總督府及美國駐臺使節協力合作，由臺北茶商公會主導之臺灣喫茶店提供飲茶體驗，搭配相關英語出版品，對外展示臺灣之農產及商貿實力，主打臺灣烏龍茶。相較此際前後眾多臺灣參與之博覽會將展示之重心放在原住民，聖路易萬國博覽會時的「特殊日美關係」，使前一年剛舉辦大阪博覽會、此刻亦正與俄交戰之時之日本當局仍參與力挺。但此時日本對臺之展示非以原住民為重心，而以帝國治績之宣揚、臺灣烏龍茶大量在美販售、以及美國亦跨洋發展之態勢為背景，一方面突顯了廿世紀之交日美帝國擴張過程中合作互利的一面，也是兩國關係緊密的高峰；二方面臺灣開始大量參與國際博覽會，與日本海外擴張之發展帶動臺灣走向國際有關，此際臺灣人的茶商公會獨立經營喫茶店是一重要突破。但對往後百年餘間日益緊密之臺美關係而言，但此契機之開展對臺灣人而言卻有局限，姑且不論對烏龍茶銷售之影響，糾纏著與會臺灣人的卻是受制於美國排華法案之華人身分與無窮盡的內部爭鬥。

**關鍵詞：**臺灣、聖路易萬國博覽會、美日關係、烏龍茶、排華法案

---

\* 本文之完成得力於國科會計畫「日本統治前期臺灣總督府的對外宣傳」(MOST 110-2410-H-003-002-MY2) 的研究資助與支援，亦須特別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及編輯委員會，為本文論點之明確化及內容的聚焦，提供了積極而深入的建議。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 一、前言

1894-1895年清日甲午戰後，日本取得殖民地臺灣，並陸續談判不平等條約，發動日俄戰爭（1904.2-1905.9）；中國則接連爆發維新變法（1898）、庚子拳亂及八國聯軍之役（1900），百姓對清廷及列強愈發不滿，民族主義情緒及改革呼聲高漲；美國方面則開始積極西進太平洋向亞洲布局、主張門戶開放。在廿世紀之交種種複雜國際局勢影響下，夾在其間的臺灣登上國際舞臺之姿態令人好奇，但以往討論多以政權之更迭探討臺日殖民雙邊關係，缺乏與更大地域脈絡之關聯。1904年臺灣參與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之過程，恰可探究臺灣在殖民體制建置化與東亞地緣政治複雜化之際，如何開始與國際產生關聯。

如吉見俊哉所云，1851年至1940年前後是「世界博覽會時代」，乃帝國主義、消費社會、大眾娛樂三要素交融之時，不但重新定義現代大眾的感覺及欲望，亦是戰前各政治體制展現其世界圖像並動員大眾的有力裝置。<sup>1</sup>日本運用西方文明價值與方法參加博覽會，表現物質文化之進步，建立國家象徵，實為其近代化過程之一環，亦為日本展現之新姿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並非臺灣首次參加的大型國際博覽會，早在1873年維也納萬國博覽會時，便曾在大清海關主導之展示中出現，日本統治後自1900年法國巴黎萬國博覽會至1937年法國巴黎現代生活中的藝術與技術博覽會，共參與12次，集中於1900年至1926年間。<sup>2</sup>總督府在個別與會經驗積累之下，也將博覽會之參與納入體制內進行長期規劃。<sup>3</sup>

---

<sup>1</sup> 吉見俊哉著，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10），頁21、217。

<sup>2</sup> 胡家瑜，〈博覽會與臺灣原住民：殖民時期的展示政治與「他者」意象〉，《考古人類學刊》，62（臺北，2004.6），附表一，頁28。1873年臺灣最初參展乃由淡水海關的英籍官員策劃，將臺灣特產簡單排放於「中國館」展覽中；1900年巴黎萬國博覽會則是臺灣在日本統治下首次參與國際博覽會，置於日本館的「地理科學教育」，向西方世界介紹日本新領土及其人種。參見胡家瑜，〈博覽會與臺灣原住民：殖民時期的展示政治與「他者」意象〉，頁6-7。

<sup>3</sup> 臺灣總督府在殖產局下設置博覽會委員會或指派委員進行籌辦。《臺灣總督府職

臺灣參與博覽會之研究向來以通稱「大阪博覽會」的1903年「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及1935年「始政四十周年博覽會」最受矚目。松田京子認為大阪博覽會是日本誇耀成為殖民帝國的首次展示，在此會初次建造臺灣風格的「臺灣館」，藉確立「他者」之異文化來定義自我，反映出帝國意識與民族意識伴生的現象。<sup>4</sup>伊藤真實子推測此際之臺灣館或源自1900年巴黎萬國博覽會的殖民地館。<sup>5</sup>此後陸續出現於諸多博覽會，在帝國階序之角色也有階段性變化。<sup>6</sup>

胡家瑜也留意到，自1900年巴黎萬國博覽會後成為日本展示主題之一的臺灣，在1903年大阪博覽會、1907年東京勸業博覽會、1910年倫敦日英博覽會、1912年東京拓殖博覽會、1914年東京大正博覽會、1913年大阪明治紀念拓殖博覽會、1916年臺北紀念始政廿週年臺灣勸業共進會、1928年大禮紀念京都大博覽會和1935年臺北的始政四十週年紀念臺灣博覽會等，皆以原住民展示為重點，展現「落後vs.殖民建設」、「殖民地vs.母國」、「日本東方文明vs.歐美西方文明」三個層次之對比。<sup>7</sup>博覽會本身的政治意涵，依主辦層次與受眾對象之不同而有差異：在臺舉辦的地方性紀念博覽會，象徵日本殖民的政治性意義；臺灣多次參與的日本內國博覽會，體現日本帝國之政治階序；國際性博覽會則對外宣傳日本帝國殖民治績。上述諸會對臺灣雖皆意義重大，但原住民卻非臺灣在聖路易博覽會之重點，因而可作為觀察之起點。

---

員錄系統》顯示1902年至1910年間出現博覽會委員共72人次。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s://who.ith.sinica.edu.tw/search2result.html?h=TQ654Cd6LattYAX8jCy2JdB0guG%2BRQTpfrdFU50t%2FqELx7s8ZS2wBf0DSmNwsZA>（2022/4/18）。

<sup>4</sup> 松田京子，《帝國の視線：博覽会と異文化表象》（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頁56-57。

<sup>5</sup> 伊藤真實子，《明治日本と万国博覽会》（東京：吉川弘文館，2008），頁108。此會和1904年聖路易博覽會中的「臺灣館」皆為獨立之臺灣喫茶店，其展示內容與規模異於1903年大阪博覽會等以獨立主題館舍展示臺灣特色之「臺灣館」。

<sup>6</sup> Sae-bong Ha（河世鳳），“Taiwan and Its Self-Images: The Case of Osaka Exhibition in 1903,”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臺灣史研究），14: 2（June, 2007），pp. 20-21, 31.

<sup>7</sup> 胡家瑜，〈博覽會與臺灣原住民：殖民時期的展示政治與「他者」意象〉，頁6-7。

現有對 1904 年聖路易博覽會之研究，聚焦個別與會國之人種殖民主義表述、工藝及產業技術進展、同時舉辦之奧運會，以及當時西奧多·羅斯福總統 (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 籌辦此會對美國國內政治和國家建構的意義。<sup>8</sup>華文學界則關注清政府官員耗費巨資以「走向世界」的意義。<sup>9</sup>特別是商部及農工商部在次年正式取代大清海關，主導清國參與之各式博覽會。<sup>10</sup>此際各界對博覽會的認識，亦早由賽珍競奇轉向商貿交流。<sup>11</sup>但王正華認為在重商主義興起、庚子拳亂後重興商貿脈絡之外，當時之中美關係及相關人物網絡實至關緊要，然而，當時的中國既缺乏現代性展示概念，展演操作生疏，自身文化定位也模糊，反而曝露其面對現代情境的困境。<sup>12</sup>當時便有民族主義輿論反彈，謂之自曝其短。<sup>13</sup>日本方面則論及此際「日本品牌」萌芽，以人種學選擇性地表現殖民地臺灣之原住民，並異化殖民地為「他者」來表述自身為帝國。<sup>14</sup>Carol A. Christ 進一步指出，與連年積弱不振的中國相較，日本在此會中運用西方展示手法，搭配報導和文學，構成世人眼中「現代具像秩序 (modern representational order)」與「不變他

---

<sup>8</sup> 參見 Susan Brownell, ed., *The 1904 Anthropology Days and Olympic Games: Sport, Race, and American Imperialis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8).

<sup>9</sup> 吳松弟，〈走向世界：中國參加早期世界博覽會的歷史研究——以中國舊海關出版物為中心〉，《史林》，2009：2（上海，2009.4），頁47。但吳松弟也認為學界以此會為「第一次真正由中國人代表中國參加的世界博覽會」的看法並不精確。

<sup>10</sup> 許峰源，〈從1905年黎業斯博覽會考察中國海關權力的轉移〉，《近代中國》，163（臺北，2005.12），頁150-151。

<sup>11</sup> 古偉瀛，〈從「炫奇」、「賽珍」到「交流」、「商戰」：中國近代對外關係的一個側面〉，《思與言》，24：3（臺北，1986.9），頁1-18。

<sup>12</sup> 王正華，〈呈現「中國」：晚清參與1904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之研究〉，收入黃克武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421-475。

<sup>13</sup> 許峰源，〈1904年美國聖路易博覽會呈現的中國形象〉，收入劉維開主編，《影像·紀錄：靜態影像篇》（臺北：政大出版社，2020），頁35-38。

<sup>14</sup> 重要討論參見楠元町子，〈セントルイス万博に見る日本ブランドの萌芽〉，《愛知淑徳大学論集——文学部・文学研究科篇——》，36（愛知，2011.3），頁55-68；山路勝彦，《近代日本の植民地博覧会》（東京：風響社，2008）；松田京子，《帝国の視線：博覧会と異文化表象》等。

者」的強烈對比，突顯其東亞支配地位之形象。<sup>15</sup>運用帝國主義視線的日本實具兩面性，在吉見俊哉看來無非為雙重之自我，一是參與海外博覽會時表彰傳統工藝與日本主義（Japanism）、裝扮為非現代國家的自我；另一則是在國內與殖民地博覽會中視自身為與歐美列強平起平坐之現代國家，時間約自日俄戰爭到1940年代戰爭宣傳戰為止。<sup>16</sup>

呂紹理的先驅研究清楚指出，要討論1904年聖路易萬國博覽會臺灣之參展，不能無視臺灣先前參與日本國內外各式博覽會之經驗與積累，尤其1900年巴黎萬國博覽會以及1903年大阪博覽會，前者為展示臺灣茶，成立出品協會並建置臺灣喫茶店，由日本茶商和臺北茶商公會合作，甚至派員前往，經總督府核准，酌以經費支持，也印製法文手冊等等；後者則確立往後之關鍵展示模式。在1895年至1910年這十五年間臺灣參與眾多博覽會，固然累積了展示臺灣的豐富經驗，但他也提醒最終成就的是「臺灣館」之做法與形象，而非臺灣本身。<sup>17</sup>

上述討論突顯臺灣大量參與各式博覽會，是在國際局勢變化及從屬於日本兩面性的脈絡下出現，以進步、文明與帝國性，選擇性地展示日本治臺之政治意義，但也顯然重視歷時性（diachrony）勝於共時性（synchronicity）。亦即，以往研究強調臺灣歷年參與博覽會的經驗累積及技術變化，聚焦於展演主題、模式、工具、組織、論述等歷史性演變；但若此時東亞各國之發展及地緣政治亦至關緊要，則臺灣參與1904年聖路易萬博一事，不僅應縱向討論，亦需橫向研究。對這個特定時點的理解，乃前述討論皆多方涉及之「在日本對外展現強國之姿下的臺灣應如何定位」的問題，此一課題因而指向兩大問題：一是為何臺灣原住

---

<sup>15</sup> Carol Ann Christ, “‘The Sole Guardians of the Art Inheritance of Asia’: Japan and China at the 1904 St. Louis World’s Fair,” *Positions*, 8: 3 (Winter, 2000), p. 676.

<sup>16</sup> 吉見俊哉著，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頁254。

<sup>17</sup>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2011），頁107-151、192-193。

民主題未如前例成為展示重點；二是在日俄戰爭之際的日美關係脈絡下，日本及臺灣參展之考量。

早有論者指出，美國在聖路易博覽會分享帝國意識、鼓吹進步與文明價值觀，更舉辦前所未有的「人種展示」，在The Pike遊樂園、人類學館及菲律賓村展示美西戰後取得菲律賓殖民地之成就。<sup>18</sup>博覽會對參展亞洲國家及民族的官方介紹中，篇幅最長的便是菲律賓，日本則是在人類學館推出阿伊努人（Ainu）展，並無臺灣原住民。<sup>19</sup>隨著近年來相關著作數位化與各國參展資料復刻出版，上述問題始得深入。<sup>20</sup>以下將先分別討論日本及臺灣之參展籌

---

<sup>18</sup> 相關討論參見吉見俊哉著，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頁192-198；Robert W. Rydell, *All the World's a Fair: Visions of Empire at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1876-191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Nancy J. Parezo and Don D. Fowler, *Anthropology Goes to the Fair: The 1904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7); Susan Brownell, ed., *The 1904 Anthropology Days and Olympic Games: Sport, Race, and American Imperialism*等。

<sup>19</sup> Koji Oi, supervised reprint,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St. Louis in 1904: a collection of official guidebooks and miscellaneous publications*, vol. 1 (Kyoto: Editions Synapse for Eureka Press, 2009); M. J. Lowenstein comp., *Official Guide to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at the City of St. Louis, State of Missouri, April 30<sup>th</sup> to December 1<sup>st</sup>, 1904* (St. Louis: Official Guide Co., 1904), pp. 120-137. 以下出自此系列者簡稱LPE Official Guides；該系列共有四冊，每冊皆收錄數本復刻出版品，如上引第一冊中所收官方目錄，簡稱Official Guide；與臺灣相關者收入在第二冊中，如Hajime Hoshi, *The Exhibition of the Empire of Japan, Official Catalogue* (St. Louis: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1904)及Hajime Hoshi, *Handbook of Japan and Japanese Exhibits at World's Fair, St. Louis, 1904* (Tokyo and NY: Hajime Hoshi, 1904)，以下簡稱Official Catalogue of Japan和Handbook of Japan；第四冊Mark Bennitt and Frank Parker Stockbridge, *History of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St. Louis: Universal Exposition Pub. Co., 1905) 簡稱History of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sup>20</sup> 如Koji Oi, supervised reprint,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St. Louis in 1904: a collection of official guidebooks and miscellaneous publications*；居蜜主編，《1904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中國參展圖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密蘇里大學和美國國會圖書館亦有相關數位化藏品。參見“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The 1904 St. Louis World's Fair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Digital Library. <https://dl.mospace.umsystem.edu/mu/islandora/object/mu%3A5211> (2021/12/3); Library of Congress (U.S.). <https://www.loc.gov/search/?in=&q=World%27s+fair%2C+St.+Louis%2C+1904&new=true> (2021/12/3).

備、英語出版品之推出，以及臺灣總督府及在地紳商之參與，探究臺灣展示之決定過程，以便解明原住民主題缺席的原因；其次探討在日俄開戰之際的日美關係對當時日本與會的意義，讀者將會看到，臺灣人夾在帝國之中的尷尬定位，形塑了廿世紀日本殖民初期臺灣初登國際場域之姿態。

## 二、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中的日本與臺灣

為紀念 1803 年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向法國購買路易西安那等州一百周年，1904年4月30日至12月1日間在密蘇里州首府聖路易（St. Louis）舉行「路易西安那收購案博覽會」（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俗稱「聖路易萬國博覽會」（St. Louis World Fair）。<sup>21</sup>1899年初開始籌辦，1901年向各國邀約，原訂1903年與第三屆奧運會同時舉行，花費逾五千萬美元，占地1,240英畝（約5.18平方公里）。<sup>22</sup>規模是繼1855年以來約兩年一次之世界博覽會中最大的。<sup>23</sup>共有40座外國館舍，官方建議參觀時間長達10天。<sup>24</sup>

因聖路易博覽會原訂與大阪博覽會同年舉辦，原先打算婉拒的日本，在確定展延至1904年後，於1903年初決定參加。日本與會的目的在於介紹帝國現狀，展示其教育及技術之進步，與商業及產品製造之飛躍發展。<sup>25</sup>此刻雖正逢日俄戰爭，但日本在該會占地遼闊、地點適中（「圖1」中粗邊方框），甚至有傳言由於俄國拒絕與會，結果展場有如被日本「占領」。<sup>26</sup>

<sup>21</sup> *LPE Official Guides*, vol. 1, *Official Guide*, pp. 9, 176.

<sup>22</sup> *LPE Official Guides*, vol. 1, *Official Guide*, pp. 8, 15, 142, 169.

<sup>23</sup> Carol Ann Christ, “‘The Sole Guardians of the Art Inheritance of Asia’: Japan and China at the 1904 St. Louis World’s Fair,” p. 677.

<sup>24</sup> *LPE Official Guides*, vol. 1, *Official Guide*, pp. 17, 66-68.

<sup>25</sup> *LPE Official Guides*, vol. 2, *Official Catalogue of Japan*, pp. vii, 3-4.

<sup>26</sup> 〈雜報 米國に於ける大評判 日本の占領〉，《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4年3月20日，7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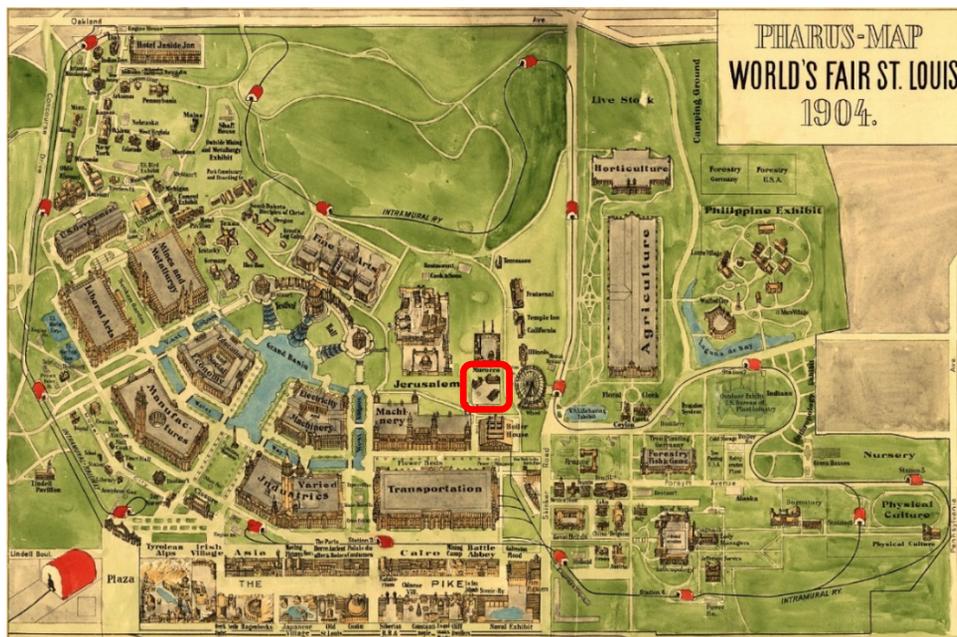


圖 1 聖路易萬國博覽會彩繪平面圖

說明：本文之「圖1、5、6、8」皆為彩圖，請參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第 69 期全文電子檔。此外，本圖內之紅色方框為筆者自行標註。

資料來源：“Pharus-map World’s Fair St. Louis, 1904,” Library of Congress 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 Washington D.C. <http://hdl.loc.gov/loc.gmd/g4164s.ct000422> (2021/12/3).

1903年7月日本政府正式依勅令第115號通過「臨時博覽會事務局官制」，由農商務省負責，至1905年5月底廢止。<sup>27</sup>預算僅80萬圓。<sup>28</sup>經費除用於主題展品籌備，還有相關人員組織、運送販賣與廣告解說出版等；此外也規劃建造一獨立「日本館」（Japanese Pavilion），內有古代宮殿式建築兩棟，一作迎賓、一是事務辦公用。庭園內則另建眺望亭、賣店、金閣（仿金閣寺之日本喫茶店）、茶器陳列所、臺灣館（「圖2」圈選處）、土藏（即日式倉庫）、門、手藝實施場、渡航獎勵俱樂部吉野庵等。<sup>29</sup>日本館以傳統建築特色設計，迎賓本館仿自四百年前大名庭園樣式，金閣及

<sup>27</sup> 農商務省，《聖路易万国博覽會本邦参同事業報告（第二編）》（東京：農商務省，1905），頁12、23。

<sup>28</sup> 農商務省，《聖路易万国博覽會本邦参同事業報告（第二編）》，頁45。

<sup>29</sup> 農商務省，《聖路易万国博覽會本邦参同事業報告（第二編）》，頁51-53。此「臺灣館」，即臺灣喫茶店，在官方目錄中稱為Formosa tea pavilion或Formosa tea house。

臺灣館則展示日、臺兩地建築特色，並提供茶飲。<sup>30</sup>除各國館舍外，另有15個主題展區，日本在全部展區都有展品，合計127,325項、參與人員2,447人；臺灣則參加工業、心藝（Liberal Arts）、農業、林業、漁業及狩獵5區，總計242項、189人，絕大多數在農業區，有182項。<sup>31</sup>

上述設施是在日本即將舉行國內大型博覽會以及與俄開戰之際，縮減經費及硬體規模狀態下進行，借重過往經驗之做法雖在意料內，但亦可觀察到兩個特點：一是日本展區內設立兩間喫茶店，臺灣所有展示在全日本的與會人員及展品之占比極小，卻獨有一座臺灣喫茶店，此外也無其他地方層級代表之建物；二便是臺灣原住民並未成為主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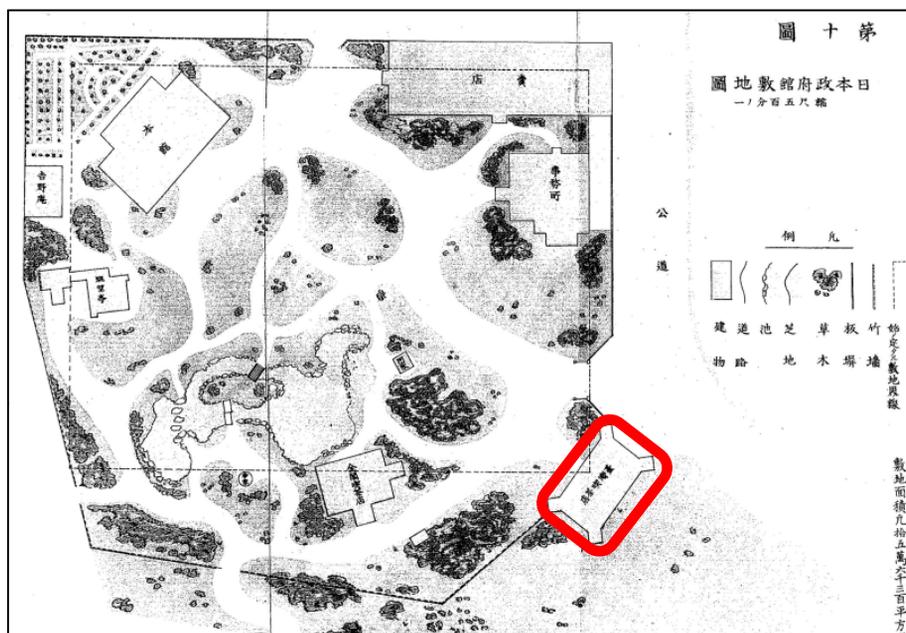


圖2 日本政府展場平面圖

說明：本圖內之紅色方框為筆者自行標註。

資料來源：農商務省，《聖路易万国博覽會本邦参同事業報告（第二編）》，東京：農商務省，1905，頁54-55插頁。

<sup>30</sup> LPE Official Guides, vol. 2, Handbook of Japan, pp. 114-115.

<sup>31</sup> 農商務省，《聖路易万国博覽會本邦参同事業報告（第二編）》，頁271-273。

臺灣參與聖路易博覽會最早的公開記錄，是一篇1902年6月26日《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文中強調，由於主事者積極勸說「日美關係特殊」，基於數十年來日美兩國已發展出緊密關係，日本政府遂決定與會。<sup>32</sup>兩個多月後的9月7日，另一篇報導則云，數日前美國駐臺領事禮密臣（James Wheeler Davidson, 1872-1933；1896年至1904年在任）正與總督府就參展項目進行商議，此乃基於美國政府下令派駐各國領事，積極勸誘所在地政府參展之故。<sup>33</sup>在1903年初日本政府正式宣布與會前，禮密臣以美國駐臺領事身分，在8月至10月間多次涉入臺灣參展的籌備，甚至在其去職後，仍有美國公司來函致謝。<sup>34</sup>或許正由於其在籌備初期的努力，使臺灣之參與在上揭「日美特殊關係」脈絡下得以成真。

1902年11月報揭總督府決定本島展品以茶製品為主，以展示本島特產，兼顧銷售通路之擴張。<sup>35</sup>約莫同時，11月19日《北華捷報》（*The North China Herald*）則詳細轉載禮密臣先前致函聖路易博覽會總裁的內容，展現他對臺灣參展之規劃：

福爾摩沙〔按：即臺灣〕將會在世博會中得到良好展示。他〔禮密臣〕指出美國是福爾摩沙首要顧客，消費將近90%出口的茶、購買數量龐大的樟腦、纖維等。雖隸屬日本，但福爾摩沙有自己的政府體制，將會獨立展示，不僅展現不同物產，也包括製作運用的方法。日本採行教育福爾摩沙中國人（Formosan Chinese）日本語的新穎方法，可能會在教育館構成一展示項目。福爾摩沙大半都是獵頭部族居住，他們之中有些人是世上最狂野的人群，去年在該

<sup>32</sup> 〈聖路易博覽會と我政府〉，《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2年6月26日，1版。

<sup>33</sup> 〈聖路易府博覽會と臺灣〉，《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2年9月7日，2版。

<sup>34</sup> 領事報告中有多處提及。參見陳靖函編輯，黃智偉主編，《美國駐臺領事館檔案輯成1887-1941》（臺北：悠傳資訊，2014），第1輯，第3冊，頁444-446、頁527-528；第1輯，第4冊，頁44；第1輯，第5冊，頁30；第1輯，第6冊，頁557。

<sup>35</sup> 〈米國聖路易大博覽會と本島茶〉，《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2年11月7日，2版。

島邊區獲取了六百顆人頭。<sup>36</sup>（引文由筆者翻譯）

禮密臣以美國消費大量臺灣茶等物產，又有異於日本的政府體制及包括原住民在內的人群，值得在美展出，是以在1902年下半年與總督府商討臺灣展品時，便以輸美最重要的茶製品為首要展品。上揭美國領事的公開書信表明，茶的重要性無庸置疑，但他還期許能加入臺灣本身特色，以突顯此一日本新領地之獨特性。由提議之時點來看，乃於日方提出具體展示規劃之前，可以合理推測其以美國在臺領事身分，勸誘總督府參展，並以公開書信方式明示展示方向。

然而，總督府對禮密臣的想法並未照單全收，對聖路易出品協會薦舉的臺灣展示內容亦有意見。該會成立於1903年8月，負責規劃出品項目，與臺灣有關的商人大倉喜八郎（1837-1928）和土居通夫（1837-1917）等人皆在其中。<sup>37</sup>1903年中，總督府開始規劃稱為「臺灣館」的臺灣喫茶店。主責的殖產局原先只欲以茶、糖、樟腦等重要物產為主要展品，唯不足以「示我臺灣之梗概」，於是加上對產物及風俗之陳列。<sup>38</sup>此一決定顯示，雖然茶以外的物產與風俗特色也被納入展示，但似乎一開始便未如大阪博覽會一樣考慮原住民真人展示，也未如禮密臣建議展示臺灣特殊體制、一般臺人的日語教育方式及原住民。原先簡單陳列之展品規模雖有擴大，但主要目的仍為擴展銷售通路，展示臺灣特色居次，重點在建立「臺灣茶」為醒目品牌之實際商業考量。

---

<sup>36</sup> “Readings for the Week,” *The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19 Nov. 1902. 此信內容也被轉載於紐約州水牛城某報，參見賴大衛（David Curtis Wright）、林欣宜編著，《禮密臣臺灣資料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卡加利：加拿大卡加利大學出版社，2017），頁489。

<sup>37</sup> 〈雜報 聖路易出品協會の役員認可〉，《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3年8月30日，1版。大倉及土居參與日治前期臺灣產業發展，參見鍾淑敏，〈英商三美路商會（Samuel Samuel & Co., Ltd.）與日治前期臺灣的產業發展〉，《臺灣史研究》，25：2（臺北，2018.6），頁97-143。

<sup>38</sup> 〈雜報 聖路易萬國博覽會への出品〉，《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3年6月11日，2版。

到了 8 月總督府下令地方廳，廣徵本島出品項目，9 月初本島出品項目大致抵定。<sup>39</sup>有鑑於美國為臺灣茶最大顧客，是以在館內設喫茶店，提供飲茶體驗，其他展品則分為官廳出品及地方出品，前者展出上述林產物、茶、樟腦、各式統計圖表、蕃人等照片；地方廳則如臺北廳展出再製茶、大甲帽等共 19 廳指定地方特產。<sup>40</sup>「表 1」列出總督府核可之各廳商民應募出品項目，多為各地農特產，展示同時銷售；官廳方面則展出臺灣的農產、林礦、貿易、地質、交通、氣候及地理；最後是臺灣的人種圖像等。

---

<sup>39</sup> 〈雜報 萬國博覽會への出品〉，《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3年8月22日，2版。

<sup>40</sup> 〈雜報 聖路易博覽會と本島出品〉，《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3年9月5日，2版。

表1 臺灣展示品項及人員數

各廳出品			官廳出品		
品項	項目數	人員	品項	項目數	人員
製紙	2	1	苧麻布	19	
煙草入〔煙盒〕	2	2	竹盆栽	5	
紙幣入〔紙鈔袋夾〕	1	1	森林寫真	12	
竹藍	5	2	森林材鑑	22	
蘭製皿敷〔蘭草製盤〕	1	1	竹材鑑	10	
鞆〔〔包〕蘭及月桃草製〕	4	2	樟腦〔惜字塔〕	1	
卓子〔桌〕	4	2	樟腦	4	
筭笥〔木櫃〕	1	1	樟腦油	2	
帽子掛	1	1	樟腦副產物サフロール外二〔樟腦副產品黃樟素等三種〕	3	
帽子〔蘭及林投製〕	18	4	樟木片	1	
落花生〔土豆〕	21	19	楠葉	1	
製茶	81	72	楠實	1	
果實罐詰	4	1	ヒ〔注：原文如此〕ヤノ用材見本〔鋼琴材料樣本〕	2	
乾薑	2	1	磨出用材見本〔拋光工具材料樣本〕	4	
乾龍眼	18	18	蕃人土俗寫真	44	
砂糖	11	6	蕃人相貌畫	1	
黃麻苧麻	18	18	蕃族分布圖	1	
鳳梨纖維	9	6	地質鑛產圖	1	
姜黃	17	14	產業分布圖	1	
木竹材	13	9	臺灣外國間貿易統計表	1	
薯榔	1	1	景色寫真	2	
蓮草	2	1	臺灣氣象報文	2	
歸芝棉〔班芝棉〕	1	1	臺灣位置關係圖	1	
夜光貝殼	5	5	製紙原料	6	
計	242	185	製茶	18	
			茶業寫真	28	
			竹筏〔模型〕	2	
			計	196	

說明：本表品項為原文，括號原附、方括號內附部分展品譯名。

資料來源：農商務省，《聖路易万国博覽會本邦參同事業報告（第二編）》，東京：農商務省，1905，頁261-263。

在農業館中日本展區的福爾摩沙展示，最為吸睛的卻非上述農特產、樣本或圖表平面展品，而是一座轆門之展示（「圖3」右側）。官方導覽手冊描述其以原色漆繪，原為25年前立於臺北的公署建築一對舊官方邊門，是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1852-1906）指示將此門自千哩之外橫越太平洋移來，以示重視。<sup>41</sup>總重17噸的轆門材料，先從臺北運到橫濱再移送聖路易，所費不貲，達金 334 圓。<sup>42</sup>由指涉時地可推知應為1879年陸續完工的臺北府公署之構件。臺灣展示與日本展品位置相對，主打豐富農業資源，以「極典型臺灣式」之中上等臺灣屋舍為骨架進行展示，轆門兩側各豎立一座借自惜字亭造型之中式塔樓：一邊是架成樟腦塔的固狀樟腦，另一端是烏龍茶（「圖3」及「圖4」）；其中，樟腦占世上生產的三分之二（平均年產320萬磅，145萬公斤），茶則年產2千萬磅（907萬公斤）。<sup>43</sup>

---

<sup>41</sup> *LPE Official Guides*, vol. 2, *Official Catalogue of Japan*, pp. 202-204.

<sup>42</sup> 「聖路易萬國博覽會出陳二係儿轆門材料運搬費支出ノ件」（1905.3），〈明治三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二十七卷殖產〉，《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864009。

<sup>43</sup> *LPE Official Guides*, vol. 2, *Handbook of Japan*, p. 120.



FORMOSAN EXHIBITS—PALACE OF AGRICULTURE.

圖3 農業館福爾摩沙展

資料來源：

1. Oi, Koji. supervised reprint.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St. Louis in 1904: a collection of official guidebooks and miscellaneous publications*, vol. 2, Kyoto: Editions Synapse for Eureka Press, 2009. Hajime Hoshi, *The Exhibition of the Empire of Japan, Official Catalogue*, St. Louis: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 1904, pp. 202-203 插頁。
2. 農商務省，《聖路易万国博覽會本邦参同事業報告（第二編）》，東京：農商務省，1905，頁 356-357 插頁。



EXHIBIT OF FORMOSAN TEAS.

圖4 臺灣茶展示

資料來源：Oi, Koji. supervised reprint.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St. Louis in 1904: a collection of official guidebooks and miscellaneous publications*, vol. 4, Kyoto: Editions Synapse for Eureka Press, 2009. Mark Bennitt and Frank Parker Stockbridge, *History of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St. Louis: Universal Exposition Pub.Co., 1905, p. 310.

官方導覽對農業館中臺灣物產的解說，突顯此地資源豐富、氣候溫和，北部特產烏龍茶及樟腦、南部則是糖業，並再次強調臺灣當局決定只展出已出口、或在將來可能吸引美國進口的物品。<sup>44</sup>在此方針之下，展品僅限少數品項，端視未來貿易潛力決定，在事後所製的 *The Island of Formosa: Handbook and Catalogue of Exhibits at Agricultural Building, World's Fair St. Louis 1904*（農業館臺灣展手冊）提供深入解說（「圖5」）。<sup>45</sup>另一本同為殖產局出版的英文小冊子 *Formosa Oolong Tea*（臺灣烏龍茶）（「圖6」），解釋臺灣茶種類及製程，附多張照片。<sup>46</sup>讀者不難聯想到，在臺灣傳統大宗米糖製品中，只有糖在地方出品中出現，大抵因美國人食米不多，而糖可由古巴、夏威夷及美領菲律賓輸入之故。<sup>47</sup>

---

<sup>44</sup> LPE Official Guides, vol. 2, *Official Catalogue of Japan*, pp. 203-204.

<sup>45</sup> Masatomo Isoda (磯田正誼), *The Island of Formosa: Handbook and Catalogue of Exhibits at Agricultural Building, World's Fair St. Louis 1904* (Taipei: Bureau of Productive Industries, Government of Formosa, Japan, n.d.). 由內容已提到出品獲獎來看，上述小冊子應為會後出版。

<sup>46</sup> Bureau of Productive Industries, *Formosa Oolong Tea* (Taihoku [Taipei]: Bureau of Productive Industries, Government of Formosa, Japan, 1904).

<sup>47</sup> 葉爾建，〈美領前期菲律賓華商活動的歷史地理（1900-1930年代）——以砂糖貿易與木材業為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3（臺北，2020.6），頁154-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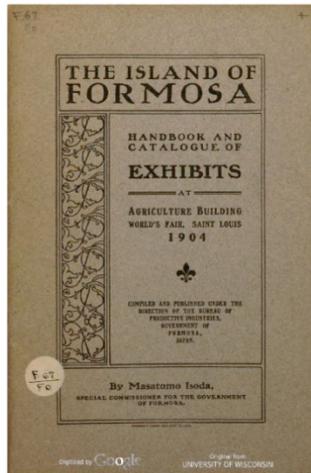


圖5 *The Island of Formosa: Handbook and Catalogue of Exhibits at Agriculture Building, World's Fair St. Louis 1904* 書影

資料來源：The Island Of Formosa: Handbook and Catalogue of Exhibits – World's Fair St. Louis 1904. Internet Archive. <https://archive.org/details/isoda-the-island-of-formosa> (2023 4/18).



圖6 *Formosa Oolong Tea* 書影

資料來源：Bureau of Productive Industries. *Formosa Oolong Tea*. Taihoku [Taipei]: Bureau of Productive Industries, Government of Formosa, Japan, 1904.

至此，應可解釋臺灣展示品以已輸美之農特產為主，以鞏固並擴展潛力商品之銷售為最要目標，未完全如禮密臣預期之「獨立展示」，亦未將殖民地體制及原住民之特殊性視為臺灣展示重點，原因便應在於臺灣在日本展示中之定位。從展示設計來看，

集中在農業館的臺灣展其實為日本展區之一處「獨立展示」，其設計及陳列方式，包括轆門、篤慶堂的臺灣房屋架構陳列等，均與前一年大阪博覽會中的「臺灣館」相同，當時之設計意在突顯帝國殖民成就。<sup>48</sup>如呂紹理所言，此時臺灣展示相當程度仿效承襲之前博覽會及臺灣喫茶店經驗，顯為將原基於臺灣特殊性設計之展示，便宜地置於此會中。當然，當時之遊客未必能如今人得以後見之明看出承襲自大阪博覽會的展示設計，在缺乏對日本領臺前來歷之認識狀態下，他們能感受的最多是日本國內有一資源豐富之新領地，展現日本將帶領臺灣邁向文明繁榮的榮景。

### 三、會展期間英語出版品中的臺灣

前曾述及兩本臺灣為參與博覽會特別製作的英語解說小冊子，是為在美國參展而特意製作。此類出版除提供特產解說，尤在眾多外語中英語流通更廣，乃外界認識日本或臺灣之重要憑藉。

此一發展亦有其時機之因素，Carol A. Christ注意到在1904年日本參與聖路易博覽會前十餘年間，諸多英文雜誌文章及書籍陸續出版的現象，較出名者如1899年新渡戶稻造（Nitobe Inazō, 1862-1933）*Bushido: The Soul of Japan*一書在美出版；1901年星一（Hoshi Hajime, 1873-1951）創立*Japan and America*（後命名為日米週刊）雙語月刊雜誌，向國際社會宣傳日本的政經情勢；1903年日本藝評家岡倉天心（Okakura Kakuzo, 1863-1913）出版*The Ideals of the East*（東洋的理想），次年再出版*The Awakening of Japan*（日本的覺醒）等。而且，至少當時的駐美大使高平小五郎（1854-1926）、岡倉天心及星一等人，都親自參與此博覽會。當時美國人要了解日本雖不必然仰賴上述出版品，但其有助於外界了解如何與日本保持經貿與政治關係，也傳遞了「日本晉升文明國度，既需保持強大軍力，也是包括中國和亞洲其他地方古老文化遺產的守衛者」

---

<sup>48</sup>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120-136。

的弦外之音。<sup>49</sup>他們的與會及著作適時在美出版，有助提升日本形象，與中國形成對比。東亞政治角力延伸到太平洋另一端的現象十分明顯。

無獨有偶的是，臺灣相關英語出版品也開始在此時前後有不少出版。姑且不計同期其他類型與目的之英語出版品，光是聖路易博覽會留存史料清冊與農商務省之結案報告，即顯示此際英語出版品大量出現的現象。相關外語出版品可找到最早的是1900年總督府民政部出版法文之 *Thé De Formose*（福爾摩沙茶），或可合理推測即為同年巴黎萬國博覽會所製。<sup>50</sup>到了1904年，在密蘇里歷史學會（The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Missouri）整理之博覽會史料清冊的日本藏品項下，有兩本與臺灣相關，一是小冊子 *Education in Formosa and Hokkaido*（1904）和前曾述及的 *Formosa Oolong Tea*（1904）。<sup>51</sup>筆者雖未尋得前書，但應為文部省同年出版的 *Education in Japan, Prepared for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at St. Louis, U.S.A., 1904* 系列之一，多數參展國都可以在此系列找到對應之出版品，顯然出自博覽會當局要求對各國對教育現況等進行一致介紹之要求。<sup>52</sup>後書比對1900年 *Thé*

<sup>49</sup> Carol Ann Christ, “The Sole Guardians of the Art Inheritance of Asia’: Japan and China at the 1904 St. Louis World’s Fair,” p. 686；塩崎智，〈日露戦争中、米国で読まれた「日本」：米国公共図書館で請求された日本及び日本文化関連書物に関する考察（上）〉，《敬愛大学国際研究》，14（千葉，2004.12），頁93-107；塩崎智，〈日露戦争中、米国で読まれた「日本」：米国公共図書館で請求された日本及び日本文化関連書物に関する考察（下）〉，《敬愛大学国際研究》，15（千葉，2005.12），頁65-79。

<sup>50</sup>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formose, Département de l’Administration civile, *Thé de Formose* (Taipeh: Imprimerie du Journal “Taiwan-Nichinchi-Shimpo,” 190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伊能文庫藏。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delivery/886NTU\_INST:886NTU\_INST/12309382790004786 (2022/4/23). 此小冊子以9頁篇幅簡要介紹臺灣地理、茶種、產地及產業統計等，附上21張照片。

<sup>51</sup> 密蘇里歷史學會藏清單。參見“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Collection, 1890-1904,” f. 133-142, p. 7. The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Missouri. https://files.shsmo.org/manuscripts/columbia/C4123.pdf (2021/10/16).

<sup>52</sup> 日本文部省為此會製作關於教育制度之解說共9冊，*Education in Formosa and Hokkaido* 為最後一本。見Klaus Dittrich, “Experts Going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at World Exhibitions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 2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f PhD thesis submitted to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2010), p. 58. 上揭博士論文第2冊為資料及說明。

*De Formose*，則可發現除少數照片有異外，內容描述及架構相同，顯為修訂後之英文版。

上兩書雖皆未列入農商務省的正式結案報告，但至少在「表 2」所列為本會出版的 26 本未註明原書名的通論性英語出版品中，至少有 7 本可被辨識出來（編號 1、2、3、5、9、16、26），亦皆提供臺灣概況簡介。在為該會特別製作出版的臺灣專門介紹方面，詳述臺灣產業狀況的 *The Island of Formosa: Handbook and Catalogue of Exhibits at Agricultural Building, World's Fair St. Louis 1904*（農業館臺灣展手冊）、*Formosa Oolong Tea*（臺灣烏龍茶）、*Education in Formosa and Hokkaido*（福爾摩沙及北海道之教育）及 *Catalogue of the Exhibits from the Islands of Formosa (Taiwan)*（福爾摩沙島展目錄）等各式出版品，便可扮演補充資訊的角色。甚至，美國領事禮密臣 1903 年初剛出版的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福爾摩沙島的過去與現在）也可能在聖路易博覽會場上看得到，或許供參考、或許供銷售。<sup>53</sup>簡言之，由前述 4 本臺灣相關小冊子皆未被列入「表 2」來推測，未錄之出版品想必更多。

---

<sup>53</sup> 在美國非營利組織 Internet Archive 公開的一本藏於美國 UCLA 大學圖書館的禮密臣 1903 年一書中，*Catalogue of the Exhibits from the Islands of Formosa (Taiwan)* 小冊子即黏貼書末，或可猜測有遊客參觀聖路易博覽會臺灣展後，將參觀小冊子夾附書中。參見 James W. Davidson,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 Co., 1903). <https://archive.org/download/islandofformosap00davi/islandofformosap00davi.pdf> (2021/11/23).

表2 聖路易萬國博覽會隨展英語出版品

	事務局頒布 印刷品名	出品人		出品人頒布印刷品名	出品人
1	廿世紀初的日本 Yamawake Haruki ed., <i>Japa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i> (Tokyo: Imperial Japanese Commission to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1904).	大阪博覽會時編； 印刷 2,700 部	6	警察協會出品解說書	日本警察協會
			7	出品解說書	農商務省農務局
			8	介殼蟲調查報告	農商務省農務局
			9	日本教育制度 <i>Education in Japan, Prepared for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at St. Louis, U.S.A., 1904.</i>	文部省
2	出品目錄 <i>The Exhibition of the Empire of Japan, Official Catalogue</i> (1904), in <i>LPE Official Guides</i> , vol. 2.	1,000 部	10	帝國教育會記事	帝國教育會
			11	出品解說書	地質調查所
			12	出品解說書	農商務省水產局
3	美術出品圖錄 <i>The Illustrated Catalogue of Japanese Fine Art Exhibits in the Art Palace at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St. Louis, Mo., U.S.A. (Kobe: Kawansai Shashin Seihan Insatsu, 1904)</i> , in <i>LPE Official Guides</i> , vol. 3.	250 部	13	水產出品物價值表	農商務省水產局
			14	日本ノ林業	農商務省山林局
			15	工業所有權保護法二 就テ	特許局
			16	鑛業發達史 <i>Nōshōmushō. Kōzankyoku, Sketch of the mining industry in Japan</i> ([Tokyo]: Bureau of Mines, Dept. of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of Japan, for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1904).	農商務省鑛山局
4	日本出品物案内	2,000 餘部	17	海運發達史	遞信省管船局
5	出品手引草 Hajime Hoshi, <i>Handbook of Japan and Japanese Exhibits at World's Fair, St. Louis, 1904</i> (Tokyo and NY: Hajime Hoshi, 1904).	星一編纂；5000 部	18	鐵道發達史	遞信省鐵道局
			19	日本赤十字社二關ス ル概要及同社ノ事業	日本赤十字社
			20	日本血清藥院、傳染 病研究所、痘苗試驗 所二就テ	血清藥院、痘苗 試驗所傳染病研 究所
			21	琵琶湖疏水工事	京都市參事會
			22	出品說明書	橋本雅邦
			23	日本郵船株式會社ノ 事業	日本郵船株式會 社
—			24	日本郵船株式會社及 同社航路ノ風景二關 スル記述	日本郵船株式會 社
			25	下條正雄及高島北清 ノ出品說明書	下條正雄
			26	日本製糸業者商標錄 <i>Dai Nippon Sanshikai, Well-known raw silk producers and their trademarks - Empire of Japan: Compiled for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1904</i> (Tokyo: The Japan Sericultural Association, 1904).	日本蠶絲會

說明：灰底為可明確找到對應之英語書籍或小冊子之出版資訊。

資料來源：農商務省，《聖路易万国博覽會本邦參同事業報告（第二編）》，東京：農商務省，1905，頁 688-690。

上述各類官方導覽手冊中對臺灣之描述，傳達此際日本如何定位臺灣之訊息。除 *Japa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20<sup>th</sup> Century* 早在 1903 年便已出現姑略外，以下討論皆出自為本會所製之出版品。以 *Official Catalogue of Japan*（出品目錄）為例，除參展品項資訊外，即為日本概況之說明，其下再分成：地理、人口、政治狀況、宗教、金融、貨幣、銀行等大項，皆略提及臺灣狀況，此外僅在上述大項下提及殖民地財政，以及和北海道同屬特殊地方行政兩處，有較長段說明。其中，討論行政區域時列出七種：府、縣、郡、區、島、北海道行政領地、臺灣總督府行政領地（見「圖 7」）。<sup>54</sup>可以想見，北海道與臺灣雖皆為帝國不同時代擴張所獲領土，有制度上之特殊性，但臺灣既非一般府縣郡區之「地方」、亦未以「殖民地」定位，而是特殊之「行政領地」。

<i>Administrative Districts.</i> —For the administrative purposes, the whole country is divided as follows:	
	No.
1. <i>Fu</i> (Metropolitan cities).....	3
2. <i>Ken</i> (Prefectures) .....	43
3. <i>Gun</i> (Counties) .....	54 <sup>1</sup>
4. <i>Ku</i> (Districts) .....	2
5. Islands .....	8
These comprise Honshu, Shikoku, Kishu, and the Ruku (Loochoo) Islands.	
6. Hakkaido Administrative Territory:	
a. Districts .....	3
b. Sub-administrative territories .....	18
These involve Hokkaido and the Chishima Islands (the Kuriles).	
7. Formosa Governor-General's administrative territory which is subdivided into twenty districts, comprising Formosa and the Pescadores.	

圖 7 *Official Catalogue of Japan* 所列地方行政區分類

資料來源：Oi, Koji. supervised reprint.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St. Louis in 1904: a collection of official guidebooks and miscellaneous publications*, vol. 2, Kyoto: Editions Synapse for Eureka Press, 2009. Hajime Hoshi, *The Exhibition of the Empire of Japan, Official Catalogue*, p. 16.

<sup>54</sup> *LPE Official Guides*, vol. 2, *Official Catalogue of Japan*, pp. 15-16, 19.

更值一提的應為星一為此會撰寫的 *Handbook of Japan and Japanese Exhibits at World's Fair, St. Louis, 1904*（日文名《出品手引草》，日本展覽指南，以下簡稱 *Handbook of Japan*），目的在「展現日本真實狀況給外國人，以增進對外貿易」。<sup>55</sup>出身福島地方政治世家的星一，1895年時赴美留學，進入哥倫比亞大學，1901年畢業。<sup>56</sup>星一是廿世紀初日美關係重要人物，1901年至1904年間在美發行 *Japan and America* 和 *Japanese American Commercial Weekly*（日米週報）。<sup>57</sup>

1903年3月星一擔任日方博覽會總裁志願助手，返日進行籌備。<sup>58</sup>他還擔任「米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渡航獎勵俱樂部」名譽囑託，此乃為此博覽會特設之任務約聘職，主要業務在於編製指南書《米國聖路易万国博覽會渡航案内》。<sup>59</sup>此外，也有記錄他為此會在紐約發行《博覽會日刊新聞》，可惜並未得見。<sup>60</sup>前已提及他在紐約創辦了 *Japan and America* 雜誌，在博覽會舉行時，甚至將

<sup>55</sup> *LPE Official Guides, vol. 2, Handbook of Japan, p. 7.*

<sup>56</sup> Hajime Hoshi, "Preface," in his *Japan: A Country Founded by "Mother": An Outline History* (Tokyo: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Club in Tokyo, 1937), p. i.

<sup>57</sup> *LPE Official Guides, vol. 2, Handbook of Japan, p. 124.* 星一於在學期間，便曾於1898年與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一起赴臺，1906年前後短暫應伊藤博文之邀加入韓國統監府（Residency-General of Korea）服務，也曾獲後來擔任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總裁的後藤邀約前往，但他並未接受。後來往政界發展，曾任眾議員，之後轉向實業。職涯高峰落在1911年建立專利藥品製造的「星製藥會社」，由生產鴉片原料製造嗎啡獲得極大利益，自1915年起因與臺灣專賣局鴉片政策的利益輸送關係，致生司法糾紛，甚而引發1920年代日本國內政爭與醜聞。參見 Hajime Hoshi, "Preface," p. ii；鍾淑敏，〈殖民地官僚試論——以池田幸甚為例〉，《臺灣學研究》，10（臺北，2010.12），頁34-37；梓本誠一，《臺灣秘話》（臺北：日本及殖民社，1928），頁145-147。

<sup>58</sup> Carol Ann Christ, "'The Sole Guardians of the Art Inheritance of Asia': Japan and China at the 1904 St. Louis World's Fair," p. 707 footnote 23.

<sup>59</sup> 星一編，《米國聖路易万国博覽會渡航案内》（東京：星一發行，1903）。此書是星一在日米週刊社排版進行，其中〈歐米禮儀作法〉一節，更可以視為星一在努力推薦國際認識日本之際，也利用這機會對日本人前往世界各地提供禮節的機會教育。星新一，《明治・父・アメリカ》（東京：新潮社，2007），頁250。

<sup>60</sup> 〈博覽會日刊新聞の創設 セントルイス万国博覽會、日米週報星一主宰者に發行許可〉，《讀賣新聞》朝刊（東京），1904年5月7日，頁5。

辦公室臨時遷到聖路易，向日本發送日語新聞報導。<sup>61</sup>也有為其雜誌籌集經費之目的。<sup>62</sup>由 *Handbook of Japan* 印刷數最多來看，顯為日本當局希望藉其平易說明及對日美關係的熟悉，承擔傳遞日方訊息之重任。

*Handbook of Japan* 條理分明地描述日本基本狀態及簡史，再對政府組織、商業、產業、資源、貿易、人口狀況及教育等分門別類加以說明；在此之後則以兩大單元介紹臺灣——〈福爾摩沙〉簡要說明地區、人口、行政、教育、衛生、金融、外貿、鐵路與港灣工事概況；〈福爾摩沙茶〉則以長篇詳細介紹茶產製程及貿易——足供觀察臺灣在日本的定位。重點如下：臺灣是因 1894-1895 年戰爭被清國割讓給日本，面積 13,417 平方英哩（34,750 平方公里），隔海正對福州，向南連接菲律賓，氣候溫和。住民主要為中國人、半開化中國人（*half-civilized Chinese*〔按：應指平埔蕃〕）及日本人。臺灣總督（*Formosa Governor-General*）由東京的政府指派，民政長官負責行政事務，現分別為兒玉源太郎和後藤新平（1857-1929），地方設有 20 廳。臺灣年收 1,800 萬日圓，近半數來自鴉片、食鹽及樟腦專賣。臺灣出口最大市場是清國、次為香港，依產值是茶、樟腦和米，進口則為鴉片、棉製品、煤油、煙草、麵粉。1902 年起對美出口多於進口。除了曾提到臺灣茶是數十年前一名叫陶德（*John Dodd, 1838-1907*）的英國商人開始外銷美國外，此書對日治前的臺灣幾無觸及，甚至，以鐵路而言，便稱由日本人首建，用以連接主要貿易中心與海港。<sup>63</sup>此書除將日本政府拆除清代遺留鐵路並重建一事完全略過，自居創建鐵路全功外，值得留意的還包括將蕃地原住民從主要臺灣住民中完全抹去。

以上顯示星一好用事實數據為其根據，但其選擇性也很明顯，他隱略清代之過往及蕃地原住民之存在，只突顯日本治下之

<sup>61</sup> 星新一，《明治・父・アメリカ》，頁 254。

<sup>62</sup> 大山惠佐，《星一評伝：努力と信念の世界人：伝記・星一》（東京：大空社，1997），頁 103-104。該書之序作於 1949 年。

<sup>63</sup> *LPE Official Guides, vol. 2, Handbook of Japan, pp. 94-108.*

建設與發展。和前述 *Official Catalogue of Japan* 一樣，他提醒西方以「福爾摩沙」之名為人所知的臺灣島，現為和北海道一樣的日本之特殊領地，用日本各府縣相同描述模式來強化臺灣已在日本治下蓬勃發展之印象，對之前發展脈絡則略而不談。

在觀者及時人眼中，才在不久前剛經歷之政權轉換的臺灣，除了日本新領地之定位外，呈現的形象經常塑造成被帝國苦心孤詣撫育的對象。雖然星一在 *Handbook of Japan* 中不用殖民地稱臺灣，但在 *Japan and America* 同年一篇文章中即表明：「就像美國人在菲律賓一樣，日本人在福爾摩沙也正在發展他們的殖民地。」<sup>64</sup>三十餘年後星一在一本英語日本史中仍重述：「日本是『母親』，而『福爾摩沙』是其等待養育成善人的小孩之一。臺灣人曾為此一時惱怒，但他們現已明瞭日本人的真意，而且十分滿足。」<sup>65</sup>藉由拉近日本與美國的帝國類同性，訴諸文明國家運用無私親情對待殖民地，將臺灣的反抗比喻為年少輕狂之叛逆，用以爭取美方及國際認同之用意不言而喻。

#### 四、臺灣喫茶店與臺北茶商公會

至目前為止，聖路易博覽會的臺灣館及臺灣展示，跟真正的臺灣人關係有限，唯有臺灣展中最重要的茶出品，與在地的臺北茶商公會有密切關係。<sup>66</sup>獨立建於日本館區內的「臺灣館」，由公會 24 名委員議決設置品項與茶店建築，預算為 13,500 圓，由出品袋茶中每百斤徵 4 錢支應，以兩年為期。<sup>67</sup>臺北茶商公會主要成員是臺灣在地茶商，標識臺灣人參與博覽會且負責經營喫茶店的重

---

<sup>64</sup> Hajime Hoshi, "Formosa: An Experiment in Colonization," *Japan and America*, 4: 8 (August, 1904), p. 31.

<sup>65</sup> Hajime Hoshi, *Japan: A Country Founded by "Mother": An Outline History*, pp. 292-293.

<sup>66</sup> 臺北茶商公會繼承自清代「茶郊永和興」（1885-1889），1898 年正式成立，1915 年改組為「同業組合臺北茶商公會」。參見張瓊月，〈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史料概述〉，《國史館館訊》，6（臺北，2011.6），頁140。

<sup>67</sup> 〈雜報 聖路易博覽會と茶商公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3年9月17日，2版；〈雜報 茶商公會々議〉，《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3年9月18日，3版。

大意義，但其與會過程實一波多折。

前曾述及臺灣總督府方面與出品協會對臺灣喫茶店設計的意見不同，起因為負責臺灣喫茶店經營的日本茶商山口鐵之助，受茶業組合中央會議委託設計，原擬仿京都紫宸殿設計，但臺灣當局以全無臺灣特色，「寧可照臺灣風之家屋」建之。<sup>68</sup>臺灣總督府提出臺灣喫茶店圖面設計，希望與日本喫茶店有明確區別，財務亦各自獨立。<sup>69</sup>此喫茶店乃由臺灣獨立經營，不像1900年法國巴黎博覽會，經總督府同意，由臺北茶商公會與日本茶商共同設立喫茶店，並予部分經費補助，為總督府第一次與民間商業團體合作參展。<sup>70</sup>呂紹理認為此即日後臺灣參與國際博覽會時臺灣喫茶店營運模式的源頭。<sup>71</sup>但聖路易博覽會時改變做法，正是因上回之經驗中，日商涉入使「喫茶」之重要性不及銷售，總督府因而欲使臺灣喫茶店「其風盡取之本島固有之制，以使烏龍茶與其最大競爭對手錫蘭茶一較高下」。<sup>72</sup>上述討論顯露出此時臺灣總督府在有明確貿易對象及競爭對手下，或許也因有1903年大阪博覽會之經驗，更具主導臺灣喫茶店之企圖心，交由臺北茶商公會負責，甚至銷售慘澹亦可接受，突顯臺灣總督府比起日本中央更欲維護臺灣之獨特性，即便與禮密臣所以為的不盡相同。

1904年5月下旬臺灣喫茶店竣工，6月起開業，由臺灣總督府土木局營繕課技師田島穰造及殖產局農商課技師暨博覽會委員會幹事橫山壯次郎（1868-1909）監督，臺灣茶商公會派遣委員陳瑞禮（1861-1929）及妙齡臺灣女子二人與山口鐵之助等襄助業務。<sup>73</sup>另外，也製作25,000柄團扇作為來店禮。喫茶店計畫每日來客500人即達預定目標，展出之臺灣茶可應來客需要販售，並免費發配臺

<sup>68</sup> 〈雜報 臺灣喫茶館情形〉，《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3年11月7日，3版；農商務省，《聖路易万国博覽會本邦參同事業報告（第二編）》，頁665-666。

<sup>69</sup> 農商務省，《聖路易万国博覽會本邦參同事業報告（第二編）》，頁675。

<sup>70</sup> 〈雜報 聖路易臺灣喫茶店〉，《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3年9月9日，3版。

<sup>71</sup>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108-110。

<sup>72</sup> 〈雜報 出品協會補助金〉，《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3年9月12日，3版。

<sup>73</sup> 農商務省，《聖路易万国博覽會本邦參同事業報告（第二編）》，頁678。

北茶商公會提供之臺灣茶之樣本。<sup>74</sup>不過，博覽會雖已在1904年4月30日舉行盛大開幕式，日本也派出多名高級官員參與，然而當時各館之陳列多未完成，日本部分之工程亦只完成七、八成，金閣、賣店和臺灣喫茶店甚至到5月中仍在趕工。<sup>75</sup>最後趕在6月1日完工開幕，6日起營業。報載臺灣喫茶店6月來客13,930人，一日約有633人，占有博覽會入場者0.72%；7月來客15,016人，一日約577人，約占0.64%。<sup>76</sup>相較之下，日本喫茶店來客人數多得多，以8月為例，來客53,187人次，每日約1,969人次，以綠茶最受歡迎。<sup>77</sup>到了最後結算，自1904年4月至12月間臺灣喫茶店開業152天，共來客99,353人，平均每日654人。11月中日本皇族伏見宮貞愛親王（1858-1923）來店，同月26日大統領「屢茹挨屢卓」氏（即美國總統老羅斯福）來臨飲烏龍茶，謂較印度錫蘭等更好。報導因而盛讚「本島烏龍茶之前途。可謂益有厚望也」。<sup>78</sup>日本展中的臺灣，由總督府負責，不列入州縣出品，是中央補助24,350圓的條件，明列在〈命令書〉中。此外，每月來客數等之報告也為補助依據，若達預定一日平均500人，收入的三分之一可由臺灣總督府監督員指定用途支出，閉會後三個月內須向臺灣總督府報告業務及經費收支。<sup>79</sup>最後結算由臺灣喫茶店監督員陳瑞禮向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提出報告，共計收入美金9,909.6元。<sup>80</sup>

除喫茶店收支報告外，其他臺灣商品在展覽中的銷售亦留有記錄。農業館賣出帽子、竹籠及木製品等共54項，達156.48美

<sup>74</sup> 〈雜報 路易博覽會內臺灣喫茶店〉，《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4年1月19日，3版。

<sup>75</sup> 〈外事 大博覽會開會狀況〉，《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4年5月13日，4版。

<sup>76</sup> 〈雜報 聖路易博覽會臺灣館景況〉，《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4年9月30日，3版。

<sup>77</sup> 〈雜報 日本喫茶店況〉，《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4年11月2日，4版。

<sup>78</sup> 〈雜報 臺灣喫茶店概況〉，《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5年2月21日，3版。

<sup>79</sup> 農商務省，《聖路易万国博覽會本邦参同事業報告（第二編）》，頁674-678。

<sup>80</sup> 「聖路易博覽會臺灣喫茶店賓數及七收入金額報告ノ件」（1905.3），〈明治三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二十七卷殖產〉，《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864005。

元，雖然不多，但已占農業館中全日本銷售品項數的6%，販賣總額甚至達到49%；臺灣出品販賣僅在農業館，占全部日本各館出品販賣總額不到1%，與北海道的林業出品相近。相較之下，日本賣出總數最高的則是美術館與工藝館之出品，皆各達25,000美元以上。<sup>81</sup>日本藝術品及工藝品已漸打開世界市場，尤受歡迎。臺灣此時的特色為農特產，除了茶差強人意外，博覽會本身帶動銷售的效果談不上太好，連負責展品的日本出品協會最後收支決算報告都顯示不敷5萬圓餘。<sup>82</sup>

一般臺灣人對聖路易萬國博覽會的觀感如何，目前線索不多。一直要到博覽會近尾聲後，臺灣方面始有相關日人評論見諸報載。最深入的一篇乃1905年1月底「北洲生」在12月3日閉會前在聖路易發出之報導，他提及各館中最吸引觀覽者注目者為農業館，其中又以日本一區最受歡迎，旁有中國風建築樣式者即為臺灣之出品，展出茶、樟腦等，由田島設計，比起前一年內國博覽會僅只陳列來得更顯精心設計。此時的「樟腦塔」是繼前一年大阪博覽會後總督府第二度推出，使許多人感到驚訝，他們原以為烏龍茶是中國產物。在日本館內的臺灣喫茶店，用紅樑朱欄的中國風建物搭配「臺灣殖媒」侍候奉茶，令人印象深刻。臺灣出品在博覽會審查中獲獎甚多，最優者為茶商公會的烏龍茶。最後，他提到臺灣歸於日本領土，在此會正式以臺灣之名堂堂登場，以此為嚆矢，可推想臺灣產業前途可期。<sup>83</sup>茶、樟腦等特產雖可展現

<sup>81</sup> 農商務省，《聖路易万国博覽会本邦参同事業報告（第二編）》，頁377-381。

<sup>82</sup> 小倉良編，《聖路易万国博覽会日本出品協會報告》（東京：農商務省內聖路易万国博覽会日本出品協會，1906），頁494。

<sup>83</sup> 〈雜報 米國通信〉，《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5年1月27日，1版。呂紹理提到北洲（或作州）生即臺灣重要研究者伊能嘉矩之筆名。參見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135。但是否即為伊能仍未能十分肯定，一來1904年時伊能由總督府文書課囑託轉任警察本署，二來當年10月中他仍隨後藤新平南巡，次年1月5日即有在臺記錄，三來在其後人江田明彥收錄伊能著作中並無以「北洲生」為筆名之著作。參見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s://who.ith.sinica.edu.tw/>（2023/4/17）；江田明彥編，〈伊能嘉矩年譜〉，收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編輯小組編，夏麗月主編，《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1998），頁108。

臺灣農業生產之進步，但吸引人的卻是茶飲服務中突顯的異文化風情，顯現一般觀者對臺灣所屬定位認識不深。這位北洲生是報壇常客，不難猜想乃熟悉總督府、亦有意維護對臺統治之立場。另一篇1905年9月在《臺灣協會會報》刊出的文章，乃曾親歷聖路易萬國博覽會的臺灣總督府通信局長鹿子木小五郎（1867-1922），在淡水館演說〈戰時歐米漫遊雜感〉，他將重點放在日俄戰爭及日本之奮起，在博覽會時尤贏得美國好感。<sup>84</sup>顯然他相信戰時宣傳可改變世人看法。回到臺灣本身，眾多博覽會中不斷出現的「臺灣喫茶店」，長久以來被視為臺灣特色，但在臺灣流行則是1920年代中後期之事。<sup>85</sup>

臺灣烏龍茶自清代以來即由洋商掌握出口市場，對於推廣海外市場居功厥偉。<sup>86</sup>自1869年透過陶德先是作為德記（Tait & Co.）與怡和（Jardine, Matheson & Co.）代理人，後來自己成立寶順洋行（Dodd & Co.）將臺灣茶銷往紐約，開啟美國臺茶市場。蘇伊士運河及北美橫貫鐵路先後開通，運輸更加方便，也使得在美國臺茶知名度與銷量也在1870年代初期急遽上升，至日治初期的廿餘年間銷量翻倍。<sup>87</sup>松浦章也討論到臺灣烏龍茶以美東為市場，由英美商人掌握利權，雖然由太平洋航運較貴，但其天數少於行蘇伊士運河航路一半，因而愈受重視。<sup>88</sup>此外，也有一時代背景之影響，依河原林直人的說明，臺灣茶分烏龍、包種和紅茶，其中烏龍主要輸歐美，發酵度高，在官方統計一開始多稱 Black Tea，反

<sup>84</sup> 鹿子木小五郎，〈戰時歐米漫遊雜感〉，《臺灣協會會報》，84（臺北，1905.9），頁1-10。

<sup>85</sup> 陳玉箴，〈日本化的西洋味：日治時期臺灣的西洋料理及臺人的消費實踐〉，《臺灣史研究》，20：1（臺北，2013.3），頁100-101。

<sup>86</sup> 張遵倩的研究顯示清末臺茶雖由廈門轉口外銷，主要市場仍以美國紐約為第一，佔有紐約茶市場15%至18%左右。參見張遵倩，〈清末臺灣茶業的發展〉，《德霖學報》，24（新北，2010.8），頁295-318；清代洋商掌握臺茶情形則可參見黃頌文，〈清季臺灣貿易與寶順洋行的崛起（1867-1870）〉，《臺灣文獻》，61：3（南投，2010.9），頁108-149。

<sup>87</sup> 參見林子庭，〈跨越太平洋：美國官方視野下的臺灣島（1786-189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頁137-139。

<sup>88</sup> 松浦章，〈日治時期臺灣烏龍茶出口北美洲之探討〉，《海洋文化學刊》，24（基隆，2018.7），頁116-117。

映出在歐美作為紅茶飲用，只有北美部分地區依原樣泡飲，其他地方大多混入香味作為混茶（blend）使用。臺灣烏龍茶之所以在開港後占有那麼大重要性，正是碰上了當時歐美已將喝茶視為日常的時機。<sup>89</sup>由河原林1896年至1938年間臺灣烏龍茶輸出國別表改製的「圖 8」折線圖顯示，美國在臺茶輸出國占絕對重要性，由輸出量來看，以中國（即清國）和美國最重要，1896年以後往中國的輸出一路下降，而往美國則上升，在1907年至1919年之間維持在一段波動甚大的高原，但1920年代以後便一路下降。臺茶輸美及輸閩的黃金交叉便落在1904年分界，相較下包種茶則是維持穩定的成長，紅茶則要到1930年代中葉起變得可觀。<sup>90</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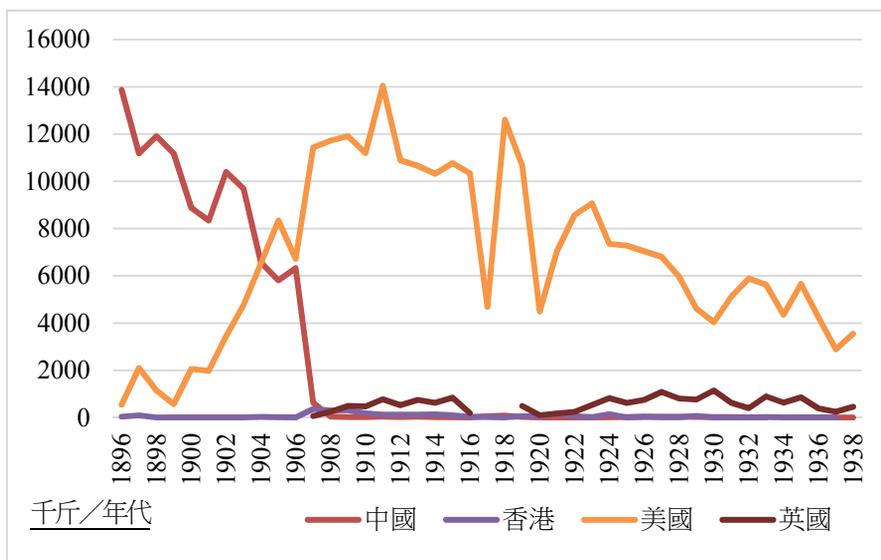


圖 8 臺灣烏龍茶輸出國別總量折線圖（1896-1938）

資料來源：河原林直人，《近代アジアと台湾：台湾茶業の歴史的展開》，頁64-65，表2-5 臺灣烏龍茶仕向地別輸出量（1896~1938年）。

<sup>89</sup> 河原林直人，《近代アジアと台湾：台湾茶業の歴史的展開》（京都：世界思想社，2003），頁19、24。統計也顯示1884年至1895年間廈門海關出口的茶之中，臺灣烏龍茶為最大量之來源，經常占65%至90%，參見同書頁29。

<sup>90</sup> 河原林直人，《近代アジアと台湾：台湾茶業の歴史的展開》，頁62-63。

日本統治時期總督府開始擴大日本商人對臺茶生產、通路與利潤之掌握，排除前此洋商之壟斷，是與聖路易萬博同時之重要背景。<sup>91</sup>總督府之作為、日資企業的扶植及外商的排除是日治貿易商業史的重大課題，在此不深入探討，但即便如此，烏龍茶銷售在日本統治期間重要性日漸降低卻是明顯現象，自1918年後便逐漸自國際市場消退。<sup>92</sup>原因雖未能一概而論，但臺灣總督府鼓勵往南洋輸出包種茶以擺脫洋商控制，以及英美的茶市場開始有來自印度和錫蘭的茶，也漸次取代此前幾為中國茶獨占的市場。影響最大的是英國市場的茶漸次被印度取代，反之臺灣烏龍茶最大的市場在十九世紀末僅在美國有利基，也更依賴美國市場。<sup>93</sup>綜觀此時貿易情勢，茶商公會之努力，應可視為推進清代以來遠近馳名的臺灣烏龍茶，往仍在上升段的最大市場美國銷售顛峰邁進的重要之役之一。

## 五、1904年前後的日美關係

進入日治時期後美國市場對臺灣茶的重要性毋庸贅述，但與其說臺灣因而開始發展與美之獨立關係，前述討論反倒顯示日資財團日漸獨占臺灣茶銷售到美的管道。在上述商貿關係之外，放在國家層次的框架來看更能解釋前揭「特殊日美關係」的時代脈絡。

星一的 *Handbook of Japan* 開宗明義註明日本與美國有緊密關係，以兩地人口交流來看，1902年底在海外的139,553名日本人中，便有高達70%的97,404人在美國及其殖民地，此外則是22,471人在朝鮮、8,592人在英國及其屬地；相對來說，外國人在日本14,257人中，則以清國8,027人最多、英國2,215人、美國1,624人、

---

<sup>91</sup> 河原林直人，《近代アジアと台湾：台湾茶業の歴史的展開》，頁60-61。掌握臺灣烏龍茶出口的主要為英美洋商，兩者呈現分庭抗禮之勢，在1905-1913及1927-1940則為美國洋行領先。

<sup>92</sup> 陳慈玉，〈日據時期出口品的流通機制〉，《新亞學報》，31卷下（香港，2013.12），頁439-442。

<sup>93</sup> 河原林直人，《近代アジアと台湾：台湾茶業の歴史的展開》，頁30-32。

德國 647 人。從經貿關係來看，1901 年及 1902 年兩年依序以美國、清國、香港和法國為日本出口額最大之地，進口則為英國、英屬印度、美國、德國等；這期間日本對美出口值最大宗產品為茶、生絲、蓆墊等；進口則是棉花、煤油、麵粉等。<sup>94</sup>才不過十年前，日本人在美國還不到 3 萬人。<sup>95</sup>到了廿世紀之交，美國快速躍升為日本首要貿易伙伴及最重要的海外移居地，是 1904 年聖路易萬國博覽會的重要背景。

美國對日重要性雖無庸置疑，從前述數據來看，對美國而言，日本卻非一樣重要。然而，此刻美國本身的變化也十分劇烈。美國雖早在 1850 年代便有西探太平洋之舉，但如 Frederick J. Turner 所示，此時仍主要為墾殖移民持續向西推進，征服原住民之時，到 1890 年宣告邊境消除。邊疆開墾實與美國國家建構互為表裏。<sup>96</sup>經歷內戰與開始工業化後，1890 年代後期開始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地區建立新型商業帝國和島嶼屬地。對海外的關注更隨著 1898 年美西戰爭取得波多黎各和菲律賓殖民地後，全力西向太平洋挺進。1901 年起的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便是著名的擴張主義支持者，在多本著作中除闡述美國征服西部「荒地」、教導印第安人文明的「天命」，更積極主倡海外發展。<sup>97</sup>

1890 年代美國的西向海外擴張，有其國內發展的背景。由貿易發展來看，1868 年美國僅占世界貿易份額 6%，到了 1913 年便增

---

<sup>94</sup> *LPE Official Guides*, vol. 2, *Handbook of Japan*, pp. 18, 27, 40-47, 50-52.

<sup>95</sup> 可資參考的數據是 1892 年有 4,500 名日本人在美國、1893 年有 2.2 萬在夏威夷。參見入江昭 (Iriye Akira)，〈驅向強國地位的日本〉，收入馬里烏斯·B·詹森 (Marius B. Jansen) 主編，王翔譯，《劍橋日本史 (第 5 卷：十九世紀)》(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頁 696。

<sup>96</sup> Frederick Jackson Turner,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 1893*, ed.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ficers for 1894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4), pp. 197-227.

<sup>97</sup> 沃爾特·拉夫伯 (Walter LaFeber) 著，石斌、劉飛濤譯，〈美國人對機會的尋求 (1865-1913)〉，收入孔華潤 (Warren I. Cohen) 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 (上)》，第二卷 (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頁 265-270、323、327-328。

加到 11%，以工業產品為主。<sup>98</sup>在廿世紀最初，美國和其後來在亞洲最大市場中國之間的貿易仍微不足道，到一次大戰期間快速成長，甚至取代長久以來獨占鰲頭的英國地位。<sup>99</sup>美國此時的對外擴展，經常被視為非典型帝國主義的一種，特色是 1899 年起國務卿海約翰（John Milton Hay, 1838-1905）開始的「門戶開放」政策，此乃基於中國之析分、俄國欲插足東北、德法加強在華北東岸及帝國南端影響力，而英國則擁有中國八成以上絕對多數貿易實質利益的現象，因而主張維護中國領土與行政完整的外交方針。外交史家凱南（George F. Kennan, 1904-2005）雖不以為此舉成功，但對美國形塑未來 40 年外交原則，於國際社會取得勝利，有重大意義。<sup>100</sup>換言之，在廿世紀之交，美國對華政策雖仍以門戶開放為基調，定位為以商業和平擴張的非領土搶占型帝國，但其控制加勒比海及獲取夏威夷與菲律賓，實已為海外領土擴張。十九世紀最後的十年起美國積極對亞洲布局，乃影響二次大戰前東亞國際局勢之重大變化。

對日本而言，清日甲午戰爭前後便經常以美國為參照與學習對象，且與美西戰前的美國在對外擴張主張上有驚人相似性，皆為和平追求國家商業利益，亦展現對種族和文化多元性的認知。海外擴張已成此時日本知識分子書寫的重要主題。<sup>101</sup>配合 1880 年代以降明治政府對對外貿易及海外移民之討論，基於擴張主義的海外殖民，為日本人民提供了國家目標，甚至轉移內部之紛爭。1890 年代至 1900 年代間日本國力上升，也成為國際間之焦點。<sup>102</sup>包括美國在內的西方列強在太平洋及中國的強勢進逼，也造成日

---

<sup>98</sup> 沃爾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著，石斌、劉飛濤譯，〈美國人對機會的尋求（1865-1913）〉，頁 292。

<sup>99</sup> 吳翎君，〈歐戰爆發後中美經濟交往的關係網：兼論「美國亞洲協會」的主張〉，《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3（臺北，2015.5），頁 182-185。

<sup>100</sup> 喬治·F·凱南（George F. Kennan）著，雷建鋒譯，《美國大外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頁 29-54。

<sup>101</sup> Iriye Akira, *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 1897-191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 35-37.

<sup>102</sup> 入江昭，〈驅向強國地位的日本〉，頁 693-709。

本國內對南進或北進的長久論爭，以當下時勢所趨漸捨前者而就後者。<sup>103</sup>也正好是在 1890 年代至 1910 年代這三十年左右，構成日本移民美國最高峰。<sup>104</sup>此時的日美關係經常被形容為持續友好，但私底下在太平洋的較勁，不只在稍早的夏威夷和菲律賓等地，也在中國開始了。

日美間快速增長的雙邊貿易、日本人單向移民美國熱潮倍增、及日本跟從美國支持不瓜分中國的門戶開放方針（但也已實質上在滿韓插足），自我標榜為文明強國但不以帝國主義國家自居等等表現，再再顯示廿世紀之交的日美關係在政治、外交、商業、甚至文化上的緊密關聯。但或許更關鍵的是，由於日俄戰爭之財政緊張，美國是日本最主要的戰爭貸款提供者，光是利息便超過 1905 年日本出口到美國總值的一半，而日本輸美比例亦在廿世紀後有長足成長，在 1903 年占出口總額 14%，1905 年便成長至 21.3%；相較歐洲及中南美洲，美國對日出口占其貿易總量仍不到 5%，但也在增加中，而且不論進出口都已在 1900 年超過對華貿易。<sup>105</sup>不難理解，日美關係的種種「友好」表現，也包涵美國為日本實質上最大債權國之複雜因素。日本外交史家分析，到了 1906 年至 1908 年間來到一轉捩點，在此之前日本用「門戶開放」訴求來聯美抗俄，到了 1908 年以後則改聯俄抗美。<sup>106</sup>轉折便出現在 1906 年美西爆發反對日本移民聲浪，使日俄戰後日本親美熱情急遽冷卻。<sup>107</sup>在 1904 年這個時點，兩國間之緊密關係固然是明顯現

---

<sup>103</sup> Iriye Akira, *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 1897-1911*, pp. 60, 65-67.

<sup>104</sup> Eiichiro Azuma (東榮一郎), *In Search of Our Frontier: Japanese America and Settler Colonial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Japan's Borderless Empire* (Oakland,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p. 19.

<sup>105</sup> Iriye Akira, *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 1897-1911*, pp. 84-86, 112-114.

<sup>106</sup> 中山治一，〈日俄戰爭（1896-1905）〉，收入信夫清三郎編，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問題研究所譯，《日本外交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第六章，頁 311。

<sup>107</sup> 中山治一，〈帝國主義政策的展開和國際關係的重新組合（1905-1914）〉，收入信夫清三郎編，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問題研究所譯，《日本外交史》，第七章，頁 354。

象，但也很快就到了臨界點。

回到臺灣來看，綜覽此時所有日本官方手冊與導覽書籍，不難發現日本政府以主持、規劃、參贊的立場，介紹日本並大力推動商工業。到了1904年日本民間商業已經十分發達，各大官民參展廠商的廣告也可看出日本此時商業繁盛，野心勃勃向外發展的現象。<sup>108</sup>相較之下，手冊所列的參考文獻及廣告中，幾乎沒有福爾摩沙的存在，展品全靠臺灣總督府規劃，顯現此時期除臺茶原有之貿易外，其他方面在日本對外發展之初期，重度依賴總督府之帶動，臺灣參與此一博覽會顯現的是現階段臺灣總督府治臺的階段性成果，相較於日本其他地方及人群，除了東京帝大人類學教授坪井正五郎（1863-1913）主導的阿伊努人展示外，日本在此前擴張而得的北海道或沖繩，都未在此會占有與臺灣等量之突顯。<sup>109</sup>

日方的官方出版品並不諱言，在戰時參與美國的萬國博覽會，一方是滿韓之干戈、一方則是和平博覽會事業，目的即為博得海外好評，特別是美國。<sup>110</sup>當時的參與者即直言，日本的出品是為了讓國民生產力在貿易上有所發揮，喚起觀覽者注意及讚賞，加上日俄戰爭屢屢告捷，名揚海外，躋身列強，即便僅是廣告通訊亦有大助益。<sup>111</sup>Rydell也指出日本參與聖路易萬國博覽會展現其以世界第一等國登場的姿態。<sup>112</sup>傳遞「即便勉強也要參加」的訊息以及可成為與美國平起平坐之殖民地帝國的類比性，臺灣的存在在此刻日美關係中扮演之角色，便是日本展現足以匹配世界第一等國之帝國性的前提。

---

<sup>108</sup> LPE Official Guides, vol. 2, *Handbook of Japan*, pp. 133-206.

<sup>109</sup> 日本在此時展出9位阿伊努人，參見 James W. Vanstone, "The Ainu Group at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1904," *Arctic Anthropology*, 30: 2 (1993), pp. 77-91.

<sup>110</sup> 農商務省，《聖路易万国博覽會本邦参同事業報告（第二編）》，頁696。在聖路易萬國博覽會開幕前的1904年2月10日，日本正式對俄宣戰。伊藤真実子，《明治日本と万国博覽會》，頁127。

<sup>111</sup> 小倉良編，《聖路易万国博覽會日本出品協會報告》，頁394。

<sup>112</sup> Robert W. Rydell, *All the World's a Fair: Visions of Empire at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1876-1916*, pp. 180-181.

## 六、與會臺灣人：身分與利益

和田春樹曾指出，1903年中起日本的報刊媒體等即積極吹對俄開戰，但對一般人而言，戰爭還是來得十分突然，一當戰事開始，全民皆被捲入，每家皆要出一人參戰。<sup>113</sup>光由日俄兩國平時歲入相差近十倍，但所耗軍費卻幾近相同便可知對日本財政是多大負擔。<sup>114</sup>臺灣在戰爭期間也為防範俄軍突擊，曾施行戒嚴令達數月，先在澎湖（1905.4-7）、繼之全島（1905.5-6），甚至謠傳將拉臺灣人參戰，對原訂1905年10月舉行的臨時戶口調查造成影響。<sup>115</sup>連遠在上海的《北華捷報》亦有不少報導。<sup>116</sup>參與聖路易博覽會之時，雖還未到戰爭最緊張時刻，但對臺灣人而言，除了戰爭影響外，還有夾在日美關係之間的尷尬定位。

聖路易博覽會的臺灣喫茶店由臺北茶商公會派員前往，報載出發前會長陳瑞星派遣其弟亦同會委員之陳瑞禮，代表茶商公會，雇用婦女，帶一行10人前往，負責臺灣喫茶店之經營。<sup>117</sup>陳瑞禮並將參與過程、內地觀光寫成遊記，配送茶商公會會員閱覽。<sup>118</sup>報導提到的10人中，除赴美之陳瑞禮、2名侍茶婦女及通譯陳長在（1880-?）4名臺灣人，其餘包括將入讀臺灣協會學校的陳瑞禮之子等人於1904年3月27日隨行赴日。<sup>119</sup>可惜目前並未得見此觀光遊記，無法深入行程之細節。

彌足珍貴的應是在公會事後向總督府提出的詳細結算及收支細目報告中，附上4人在赴會前所撰履歷。據之可知，陳瑞禮時年

<sup>113</sup> 和田春樹著，易愛華、張劍譯，《日俄戰爭：起源和開戰（下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頁915-916。

<sup>114</sup> カル・ヘルフェリッヒ原著，森孝三口譯，尾崎茂筆記，《日露之戰資：日露戰爭ノ財政的方面》（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6），頁335。

<sup>115</sup> 栗原純，〈日露戦争と台湾〉，收入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編，《日露戦争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ゆまに書房，2008），頁245-268。

<sup>116</sup> 例如“Article 2,” *The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12 May 1905.

<sup>117</sup> 〈雜事 博覽登程〉，《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3年2月19日，4版。

<sup>118</sup> 〈雜報 觀光餘話〉，《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3年4月16日，3版。

<sup>119</sup> 〈雜報 陳瑞禮氏の送別會〉，《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4年3月26日，2版。

43歲，生於大稻埕，母盧氏，曾就舉人陳樹藍就學，前曾於大稻埕開設米店，1895年起賣茶，1900年擔任臺北茶商公會幹事，兼臺北天然足會幹事、地方稅調查委員、曾參加1901年臺北第一回物產品評會及1903年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擔任臺灣喫茶店委員兼主事者、1903年任大稻埕保甲局壯丁團副團長、大稻埕共濟醫院監督等。司茶女兩人分別為陳寶貴（1890-?），1890年生，時年15歲，生於新庄，父母雙亡，為大稻埕李長銛養女，入大稻埕公學校，獲品行方正獎賞；另一名是謝阿寶（1891-?），1891年生於艋舺，時年14歲，就讀於艋舺公學校。英語通譯陳長在，25歲，生於大稻埕，陳萬金長男，私淑大稻埕教師陳櫃北、陳引年，1895年至1900年在香港皇仁書院學習英文及歐語；1901年入香港拔萃書室就學，1902年2月至1904年12月在大稻埕間仔街開設雜貨店。<sup>120</sup>由上可知，他們皆出身大稻埕。陳瑞禮為地方紳商殆無疑義，他在日治前即成年，具傳統漢學程度，1895年前後從商，顯為地方要人；兩名女子如何挑選不得而知，年紀雖輕但皆為受過初等教育的女學生，在當時亦顯然是臺灣女性中之有識之士，原非女侍出身；通譯更是少見早在日治之初便選擇赴英國殖民地香港學習英語之人士。由上述人等之身分背景及經歷來看，皆可視為殖民初期臺灣人精英，亦可判斷其參與有大稻埕在地臺灣紳商之地緣網絡關係。

在1897年兩年國籍選擇滿期後，在臺住民（但不含山地原住民）即成為日本臣民，依同年3月19日總督府內訓「臺灣住民分限取扱手續」（臺灣住民身分處理辦法），成為帝國臣民的臺灣島民，可依同年府令第2號外國行旅券規則，核發旅券。<sup>121</sup>1899年日本開始施行國籍法，臺灣人赴外須持旅券（即護照），在英文內

<sup>120</sup> 「聖路易萬國博覽會出品計算金交付ノ件」（1906.8），〈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四十五卷殖產〉，《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926001。

<sup>121</sup> 王學新，〈日治時期臺灣出入境管理制度與渡航兩岸問題〉，《臺灣文獻》，62：3（南投，2021.9），頁5-11。

頁便有 Japanese Subject 字樣。<sup>122</sup>但即便有日本臣民的身分，以鍾淑敏研究的東南亞諸殖民地來看個別統治母國對臺灣人入境之規定，即以統治菲律賓的美國最為嚴苛，不但簽證費用高昂、手續複雜、甚至不保證得以順利入境，令臺灣人望而卻步。<sup>123</sup>以下 4 人經驗便可說明入境程序十分複雜。

臺灣人受限於為阻絕華人移民的美國法律規定，除特定條件外禁止入境。在《臺灣總督府檔案》中亦留有 4 人申請必要證件及過程的記錄。據日本外務省說明，要參與 1904 年聖路易博覽會，依 1902 年 4 月 29 日美國制定之「支那人制限法」44 條中第 3 條，博覽會相關者攜帶證據、可證明為同一人之照片、限制在博覽會必要期限內得以在美國停留，須提供 500 美元保證金，結束後應立即返國。一行人在 1904 年中搭船前往舊金山，以臺灣總督府發給之旅券，註明商人身分，由本人向移民官提供證明及保證金。<sup>124</sup>可惜美國駐臺領事館之檔案中 1904 上半年通訊文件並未見臺灣人入境規定等相關資料，申請美簽資料則自 1905 年起才有留存。<sup>125</sup>但 1904 年清國駐美國公使館致美國國務院公文中與此會有關者，則有相當高比例為中方對入境資格之質問，顯見此法影響重大。<sup>126</sup>

此一條款之母法乃 1882 年通過的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

<sup>122</sup> 王泰升、阿部由理香、吳俊瑩，《臺灣人的國籍初體驗——日治臺灣與中國跨界人的流動及其法律生活》（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5），參見第三章（頁 61-110）之討論，及頁 78 英文內頁圖。

<sup>123</sup> 鍾淑敏，《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0），頁 127-128。

<sup>124</sup> 「米國聖路易博覽會二本島人渡米ノ義ニ付テ内務省臺灣課長卜照復ノ件」（1904.7），〈明治三十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三十卷殖産〉，《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817017。以下同伴再引時，僅保留件名、年月、典藏號。1882 年排華法案原以 10 年為期，1892 年決定再延長 10 年，1902 年通過成為永久法案。參見美國國會圖書館線上文件，Ken Drexler, “Chinese Exclusion Act: Primary Docu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1 June 2020. <https://guides.loc.gov/chinese-exclusion-act> (2022/9/10).

<sup>125</sup> 參見陳靖函編輯，黃智偉主編，《美國駐臺領事館檔案輯成 1887-1941》，第 1 輯，第 4 冊；第 5 輯，第 1 冊。

<sup>126</sup>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組織整理，弘俠提要，《中國駐美國公使館致美國國務院備忘錄（1868-1906）》（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第 8 冊。

Act) (即日人所稱「支那人排斥法」或「支那人制限法」)，源於十九世紀中期起大批華工加入加州金礦及鐵路建設，移民逐年大量增加，漸次引發美國排華風潮，之後有多次修訂，而且在原訂效期後一再延長，並納入剛入美國版圖的夏威夷及菲律賓群島，直到1943年羅斯福總統 (Franklin D. Roosevelt, 1882-1945) 任內才廢止。<sup>127</sup>由於法案侵害許多已在美國數代之華人及其依親之權利，曾引發多宗官司，最後最高法院判決，交由聯邦政府商務與勞動部長主管移民事務，因其以經濟利益為考量，使獲准入境華人比例大幅減少，在1897年間至1899年間約10%被拒，1903-1905年上升至25%，但在1905年中國爆發美貨抵制運動後，次年陡降至3%。<sup>128</sup>孔復禮 (Philip Kuhn) 認為此一在美國不間斷、且史無前例達60年之久針對某族群的排斥運動，是將自身缺乏安全感及經濟上之恐懼，轉移到弱勢群體，以之為代罪羔羊的「部落主義」(tribalism)。<sup>129</sup>此即1904年臺灣人入境美國時會遭遇的景況。

之所以已為日本殖民地近九年的臺灣人仍適用美國排華法案，最主要是因援引美國1884年7月5日修訂後之「支那人取扱規則48條」，適用中國臣民及「支那人種」。<sup>130</sup>此時之修正法案緊縮了入境美國之華人資格，認定為「支那人種」者不限國籍適用。<sup>131</sup>大多臺灣人此時自然不是中國臣民，但被視為「支那人種」，此一日方翻譯在美方法案原文為 Chinese persons。<sup>132</sup>1902

<sup>127</sup> 吳劍雄，《美國排華運動與排華法案之成立(1850-1882)》(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

<sup>128</sup> 張純如 (Iris Chang) 著，陳榮彬譯，《美國華人史：十九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一百五十年華人史詩》(新北：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18)，頁199、202-210。

<sup>129</sup> 孔復禮 (Philip Kuhn) 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參見第五章討論，尤其頁267-284。

<sup>130</sup> 「米國聖路易博覽會二本島人渡米ノ義ニ付キ内務省臺灣課長卜照復ノ件」(1904.7)，典藏號：00004817017。

<sup>131</sup> Charles J. McClain, *In Search of Equality: The Chinese Struggle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159-160.

<sup>132</sup> 參見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 in U.S. Congress, *U. S. Statutes at Large*, volume 22 (1881-1883), 47th Congres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3), p. 60. <https://tile.loc.gov/storage-services/service/l1/l1sl//l1sl-c47/l1sl-c47.pdf> (2021/11/13).

年通過永久有效的排華法案之正式文件更清楚表明，Chinese persons或persons of Chinese descent（華裔）皆在禁止入境之列。法案名稱也從 1882 年最初的 An Act to execute certain treaty stipulations relating to Chinese，在 1888 年更針對性且嚴密地修正為 An Act to prohibit the coming of Chinese laborers into the United States。<sup>133</sup>王泰升曾以陳瑞裕〔禮〕等人為例，就此時具日本國籍的「中國人種」受當時美國針對屬於「中國人種」者適用之移民法，說明其依臺灣總督府於 1902 年 11 月府令第 80 號發布之「本島人亞米利加合眾國及其ノ領土內渡航證明規則」赴美，一行人在 1904 年 6 月 1 日抵達美國港口時，以此為本，他並引用戰前日本外務省記錄，17 日駐日美國公使請求發給渡航證明之官吏名，以便求證，可惜未再深入。<sup>134</sup>

前述臺灣人赴美的府令第 80 號，即配合美國法令要求，僅限本島人官吏、教師、學生、商人，要先向所屬廳申請「外國旅行券」，廢除過去「海外旅券」，提出渡航證明書，再向臺灣總督府申請。同時發布訓令 281 號規定處理辦法，註明將嚴查渡航目的，標明從商或勞動、資產狀況、個人素行等，並提交意願書由地方長官致美國領事查證照會。依告示第 149 號手續費為金 2 圓 1 錢。<sup>135</sup>一般臺灣人赴美已如此困難，遑論山地的原住民。王泰升指出，至少在日本全面控制蕃地前，其法律地位甚至難以被視為

---

<sup>133</sup> William M. McKinney, comp., *Federal Statutes Annotated. 2d ed. Containing all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General, Permanent and Public Nature in Force on the First Day of January, 1916 Volume 2: Birds to Customs Duties* (Northport, Long Island, N. Y.: Edward Thompson Company, 1917), pp. 109-114.

<sup>134</sup> 王泰升，〈日本統治下臺灣人關於國籍的法律經驗：以臺灣與中國之間跨界的人口流動為中心〉，《臺灣史研究》，20：3（臺北，2013.9），頁 50，註 12。

<sup>135</sup> 〈府令第八十號 本島人亞米利加合眾國及其ノ領土內渡航證明規則〉，《府報》（臺北），第 4 號，2 年 11 月 21 日；〈訓令第二百八十一號 本島人亞米利加合眾國及其ノ領土內渡航證明規則取扱手續〉，《府報》（臺北），第 4 號，2 年 11 月 21 日，頁 30；〈告示第百四十九號 亞米利加合眾國領事館查證手數料〉，《府報》（臺北），第 4 號，2 年 11 月 21 日。

「國民」。<sup>136</sup>至目前為止，雖無具體史料足以說明臺灣原住民何以未如前例，被納入展示主題，但考慮到入境美國的問題，或許早在一開始便被排除，應該是最重要的原因。

在此際日本人移民海外的熱潮中，美國是最重要的一處，但以移民來解決人口膨脹問題的論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便來到轉捩點，同時，緊接在中國人之後，美國也對日本移民設立限制，到1924年的移民法案來到最高點。<sup>137</sup>但和排華運動及立法不同的是，排日法案卻與日本上升成為國際強權及其海外擴張同步。<sup>138</sup>屆時臺灣人是否受到入美雙重限制，則留待日後有志者解明。

在博覽會中獨立經營喫茶店以促進臺茶銷美，乃總督府參展的重要目標。負責經營的臺北茶商公會成員雖然克服種種赴美的障礙，並突破洋商獨占市場問題，似乎達到總督府的目標。但在展期結束後，他們卻面臨事後結算收支帳目不清的指控，陷入長年財務糾紛的困境。陳瑞禮在次年（1905）1月底返臺。<sup>139</sup>透過臺北茶商公會會長吳文秀向總督府申報歸國。<sup>140</sup>如前述，陳瑞禮一行4人負責臺灣喫茶店，補助外所需費用由公會會員每製茶百斤徵費四錢支應，先前已獲總督府認可。當時大稻埕茶商公會會員共1,553名，在大稻埕租稅檢查所檢查之際徵收。<sup>141</sup>但臺北廳在對總

---

<sup>136</sup> 王泰升，〈日治時期高山族原住民族的現代法治初體驗：以關於惡行的制裁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40：1（臺北，2011.3），頁17-24。

<sup>137</sup> Eiichiro Azuma (東榮一郎), *In Search of Our Frontier: Japanese America and Settler Colonial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Japan's Borderless Empire*, p. 125.

<sup>138</sup> Lesley Solomon, "Japanese Exclusion an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1900 to 1924," *Education About Asia Online Supplement*, 17: 3 (Winter, 2012), p. 1.

<sup>139</sup> 〈陳瑞禮氏〉，《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5年1月22日，2版。

<sup>140</sup> 「北米合眾國聖路易博覽會臺灣喫茶店出張員陳瑞禮外三名歸著屆出方ノ件」（1905.2），《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864003。

<sup>141</sup> 〈雜報 茶商公會の博覽會費〉，《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4年4月9日，2版；〈雜報 茶商公會博覽會費〉，《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4年4月10日，5版。

督的報告中指明，1905年9月最後提出之結算，徵收量超出預期，但徵收數卻有短少。<sup>142</sup>輿論矛頭指向陳瑞禮，稱其返臺後對茶商公會提出的決算報告未明。<sup>143</sup>報導更尖銳地將糾紛歸因公器私用，引發內鬥。<sup>144</sup>幾乎要到陳瑞禮回臺一年後，1906年1月中始由公會正式出面進行結算，表明因「前核算未清」，在眾多委員蓋印、繳交結算報告及收支詳目給臺灣總督府才告終結，顯為平息眾怒之舉。<sup>145</sup>最後的結果是官廳介入，要求公會提出決算報告，由公會顧問大庭永成（1857-1920）調查後，陳瑞禮向公會認還2,850餘圓結案了事。最後計算報告送官廳，役員向陳瑞禮領取現金。<sup>146</sup>

雖然「圖8」顯示臺茶的美國市場占比日漸上升，但在島內這幾年茶葉生意似未展現如此榮景。報載此數年間諸多茶商歇業，大稻埕茶商陳瑞星、陳瑞禮兄弟兩年來更是失敗連連，怨嘆「本年（1906）雖仍可拮据經營，然亦甚苦」。<sup>147</sup>陳瑞禮在茶商公會仍持續擔任重要職位，1910年被選為公會會長。<sup>148</sup>但之後環繞兩兄弟的謠言、爭議及不滿持續不斷。<sup>149</sup>甚至兩兄弟在1903年大阪博覽會喫茶店委員任內及聖路易博覽會結算的爭議，日後不斷被提及，被描述為：「共為委員。皆藉公營私。用少報多。欺瞞同

---

<sup>142</sup> 「聖路易萬國博覽會臺灣喫茶店贊助費徵收結了屆臺北茶商公會提出ノ件」（1905.10），〈明治三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二十七卷殖產〉，《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864018；〈雜報 茶商公會の博覽會參同費用〉，《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5年9月20日，2版。

<sup>143</sup> 〈雜報 茶商公會之決算〉，《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5年11月8日，3版。

<sup>144</sup> 〈本島人會社之內訌〉，《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5年11月17日，4版。

<sup>145</sup> 「聖路易萬國博覽會出品計算金交付ノ件」（1906.8），典藏號：00004926001。

<sup>146</sup> 〈陳瑞禮認還茶商公會公款〉，《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5年12月30日，5版。

<sup>147</sup> 〈茶商歇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6年2月14日，4版。

<sup>148</sup> 〈茶商公會新役員〉，《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0年10月12日，3版。

<sup>149</sup> 〈來函照揭〉，《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1年8月28日，3版。

輩。今已馬腳盡露。」<sup>150</sup>官廳因而介入處理。<sup>151</sup>1913年10月茶商公會選舉結果陳氏兄弟一派大敗，為陳家主導公會之歷史劃下句點。<sup>152</sup>1929年3月陳瑞禮腦溢血逝世。<sup>153</sup>回顧聖路易博覽會一役，在日美關係緊密之際臺灣並未缺席，但在海外推廣臺茶成效未使島內茶產業同步發達，能見到的反而更多是臺灣社會內部茶商利益之糾葛。亦即，儘管茶商公會主導之博覽會臺灣館，縱有再多遠赴海外宣傳展示之機會，環繞著這群人的除了身分問題外，還有沉痾已深的人事及利益之糾葛。

## 七、結論

用「臺灣館」來看臺灣歷史上參與的種種海內外博覽會的縱貫地長時間變化，是以往此主題之研究最重要的模式，因而研究上討論「臺灣館」的內容特色、雛形等，臺灣特產（尤其茶）及原住民十分重要。但橫向的跨時性研究，尤可突顯當時時代之脈絡。1904年日本參加聖路易萬國博覽會，政治及形象之象徵大於實質意義，就歷史上臺灣參與的國際性博覽會而言，也並不特別被認為具重要意義。正因如此，由當時局勢來說，日本正值日俄戰爭，加上前一年剛舉辦了大阪博覽會，可謂正不逢時，但勉力參與卻有其政治、外交及商貿上的重要意義。日本之重視甚至可由其派出1904年7月甫自戰地回國的陸軍大將伏見宮貞愛親王在11月與會得見，被稱為「皇室外交」，為的便是要獲得美國對日本開戰正當性之理解與同情，而保持中立；1905年便在美國調停下於9月簽訂樸茨茅斯條約（Treaty of Portsmouth，或日露講和條

<sup>150</sup> 〈茶商公會紛擾餘聞〉，《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1年12月30日，3版。

<sup>151</sup> 〈臺北茶商公會彙聞 紛議仲裁〉，《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2年1月14日，2版。

<sup>152</sup> 〈茶商公會紛擾餘聞〉，《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3年9月30日，2版；〈茶商公會選舉〉，《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13年10月8日，5版。

<sup>153</sup> 〈陳瑞禮氏〉，《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29年3月14日，1版。

約)。<sup>154</sup>日本參加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一事表明此際兩國在亞洲局勢的緊密合作。

日本日漸透過博覽會建立自身形象、並將其特色進而廣告商品化以帶動經貿，是這段過程明顯的現象。<sup>155</sup>作為日本新獲領地的臺灣經歷的過程，顯示此會對臺灣歷史仍具有重要意義，由小至大來看，無論是臺灣人參與經營喫茶店、臺灣方面對展示方式之訴求、英語出版品中所示臺灣在帝國的定位、到日俄戰爭之際日美關係中的臺灣，皆可視為臺灣開始參與國際社會之重要開端。

回到最開頭的問題，呂紹理曾討論為何日本在聖路易萬國博覽會展示的是北海道的阿伊努人，而非臺灣原住民，推測理由有四：一是受日俄戰爭影響，日本郵船等受戰爭所需大幅徵調；二是財政緊縮；三是大阪博覽會中人類館爭論影響；四是他認為展示原住民可能加深臺灣仍為野蠻未開化之印象，無助加深國際社會中臺灣統治成功之印象，而且此時殖民政府正逢理蕃方針由撫綏改往鎮壓方向之際。<sup>156</sup>上述理由確實都有道理，也展現出此際日本中央及殖民地政府面臨的壓力。但由前文討論來看，一方面兩國都正值亞洲布局之際，對中國、滿洲和韓國局勢各有顧慮，而臺灣的角色也已由帝國財政之燙手山芋走向財政獨立。<sup>157</sup>考慮臺灣治理走向新階段、日俄戰爭及即將到達臨界點的「日美特殊關係」，才能充分說明臺灣參加 1904 年聖路易博覽會的意義。因此，除了因戰事以最簡架構規劃參與的臺灣，顯然打從一開始便不考慮原住民展示，除有入境美國的種種困難外，以臺灣在日本

---

<sup>154</sup> 楠元町子，〈万国博覽會と皇室外交——伏見宮貞愛親王と1904年セントルイス万博——〉，《愛知淑徳大学論集——文学部・文学研究科篇——》，35（愛知，2010.3），頁31-43。

<sup>155</sup> 吉見俊哉著，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頁203-206、208-209；Robert W. Rydell, *All the World's a Fair: Visions of Empire at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1876-1916*, pp. 180-181.

<sup>156</sup>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頁157。

<sup>157</sup> 北山富久二郎著，周憲文譯，〈日據時代臺灣之財政〉，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八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87-163。

帝國定位之考量來看，人種之展示可由另一領地北海道之阿伊奴人代表，臺灣這個新領地應考慮的是商貿發展，臺灣人首次獨立主導經營的喫茶店在此時登場，由後見之明來看成效有限、內部紛爭不斷，但總督府藉推動已有規模之臺灣烏龍茶品牌、透過相關英語出版品的推介，將臺灣推向世界，在此間臺灣人參與其中的過程，是臺灣主動參與國際的重要起點。

（責任編輯：江趙展 校對：韋彥廷）

## 引用書目

### 一、文獻史料

#### (一) 檔案報刊

- 「北米合眾國聖路易博覽會臺灣喫茶店出張員陳瑞禮外三名歸著届出方ノ件」(1905.2)，〈明治三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二十七卷殖産〉，《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864003。
- 「米國聖路易博覽會二本島人渡米ノ義ニ付キ内務省臺灣課長ト照復ノ件」(1904.7)，〈明治三十七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三十卷殖産〉，《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817017。
- 「聖路易萬國博覽會出陳ニ係ル轆門材料運搬費支出ノ件」(1905.3)，〈明治三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二十七卷殖産〉，《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864009。
- 「聖路易博覽會臺灣喫茶店賓數及ヒ收入金額報告ノ件」(1905.3)，〈明治三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二十七卷殖産〉，《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864005。
- 「聖路易萬國博覽會臺灣喫茶店贊助費徵收結了届臺北茶商公會提出ノ件」(1905.10)，〈明治三十八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二十七卷殖産〉，《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864018。
- 「聖路易萬國博覽會出品計算金交付ノ件」(1906.8)，〈明治三十九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十五年保存第四十五卷殖産〉，《臺灣總督府檔案·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典藏號：00004926001。
- 《府報》，臺北，1902。
- 《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2-1905、1910-1913、1929。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北，1905-1906、1911。

《讀賣新聞》朝刊，東京，1904。

*The North China Herald*, Shanghai, 1902.

## (二) 專書

居蜜主編，《1904 美國聖路易斯萬國博覽會中國參展圖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陳靖函編輯，黃智偉主編，《美國駐臺領事館檔案輯成 1887-1941》，臺北：悠傳資訊，2014。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組織整理，弘俠提要，《中國駐美國公使館致美國國務院備忘錄（1868-1906）》，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

賴大衛（David Curtis Wright）、林欣宜編著，《禮密臣臺灣資料選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卡加利：加拿大卡加利大學出版社，2017。

小倉良編，《聖路易万国博覽会日本出品協会報告》，東京：農商務省內聖路易万国博覽会日本出品協会，1906。

粹本誠一，《臺灣秘話》，臺北：日本及殖民社，1928。

星一編，《米国聖路易万国博覽会渡航案内》，東京：星一發行，1903。

農商務省，《聖路易万国博覽会本邦参同事業報告（第二編）》，東京：農商務省，1905。

カル・ヘルフェリッヒ原著，森孝三口譯，尾崎茂筆記，《日露之戰資：日露戦争ノ財政的方面》，臺北：臺灣日日新報社，1906。

Bureau of Productive Industries. *Formosa Oolong Tea*. Taihoku [Taipei]: Bureau of Productive Industries, Government of Formosa, Japan, 1904.

Hoshi, Hajime. *Japan: A Country Founded by "Mother": An Outline History*. Tokyo: The Columbia University Club in Tokyo, 1937.

Isoda, Masatomo (磯田正誼). *The Island of Formosa: Handbook and Catalogue of Exhibits at Agricultural Building, World's Fair St. Louis 1904*. Taipei: Bureau of Productive Industries, Government of Formosa, Japan, n.d.

McKinney, William M. Comp. *Federal Statutes Annotated. 2d ed. Containing all the Law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General, Permanent and Public Nature in Force on the First Day of January, 1916 Volume 2: Birds to Customs Duties*. Northport, Long Island, N. Y.: Edward Thompson Company, 1917.

Oi, Koji. Supervised reprint.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St. Louis in 1904: a collection of official guidebooks and miscellaneous publications*. Vol. 1-4. Kyoto: Editions Synapse for Eureka Press, 2009.

### (三) 時人論文

鹿子木小五郎，〈戰時歐米漫遊雜感〉，《臺灣協會會報》，84，臺北，1905.9，頁1-10。

Hoshi, Hajime. "Formosa: An Experiment in Colonization." *Japan and America*, 4: 8 (August, 1904), pp. 31-32.

Turner, Frederick Jackson.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Frontier in American History."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for the Year 1893*, edited by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 Officers for 1894.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94, pp. 197-227.

## 二、近人專書

王泰升、阿部由理香、吳俊瑩，《臺灣人的國籍初體驗——日治臺灣與中國跨界人的流動及其法律生活》，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2015。

孔復禮 (Philip Kuhn) 著，李明歡譯，《華人在他鄉：中華近現代海外移民史》，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

吉見俊哉著，蘇碩斌、李衣雲、林文凱、陳韻如譯，《博覽會的政治學——視線之現代》，臺北：群學出版公司，2010。

呂紹理，《展示臺灣：權力、空間與殖民統治的形象表述》，臺北：麥田出版，2011。

吳劍雄，《美國排華運動與排華法案之成立 (1850-1882)》，臺北：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1984。

和田春樹著，易愛華、張劍譯，《日俄戰爭：起源和開戰 (下卷)》，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8。

- 張純如 (Iris Chang) 著，陳榮彬譯，《美國華人史：十九世紀至二十一世紀初，一百五十年華人史詩》，新北：遠足文化事業公司，2018。
- 喬治·F·凱南 (George F. Kennan) 著，雷建鋒譯，《美國大外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
- 鍾淑敏，《日治時期在南洋的臺灣人》，臺北：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2020。
- 大山恵佐，《星一評伝：努力と信念の世界人：伝記・星一》，東京：大空社，1997。
- 山路勝彦，《近代日本の植民地博覧会》，東京：風響社，2008。
- 伊藤真実子，《明治日本と万国博覧会》，東京：吉川弘文館，2008。
- 松田京子，《帝国の視線：博覧会と異文化表象》，東京：吉川弘文館，2003。
- 河原林直人，《近代アジアと台湾：台湾茶業の歴史的展開》，京都：世界思想社，2003。
- 星新一，《明治・父・アメリカ》，東京：新潮社，2007。
- Akira, Iriye. *Pacific Estrangement: Japanese and American Expansion, 1897-1911*.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 Azuma, Eiichiro (東榮一郎). *In Search of Our Frontier: Japanese America and Settler Colonialism in the Construction of Japan's Borderless Empire*. Oakland,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9.
- Brownell, Susan. ed. *The 1904 Anthropology Days and Olympic Games: Sport, Race, and American Imperialism*.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8.
- McClain, Charles J. *In Search of Equality: The Chinese Struggle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6.
- Parezo, Nancy J. & Don D. Fowler. *Anthropology Goes to the Fair: The 1904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7.

Rydell, Robert W. *All the World's a Fair: Visions of Empire at American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s, 1876-191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 三、近人論文

入江昭 (Iriye Akira)，〈驅向強國地位的日本〉，收入馬里烏斯·B·詹森 (Marius B. Jansen) 主編，王翔譯，《劍橋日本史 (第5卷：十九世紀)》，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頁661-713。

王正華，〈呈現「中國」：晚清參與 1904 年美國聖路易萬國博覽會之研究〉，收入黃克武編，《畫中有話：近代中國的視覺表述與文化構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頁421-475。

王泰升，〈日治時期高山族原住民族的現代法治初體驗：以關於惡行的制裁為中心〉，《臺大法學論叢》，40：1，臺北，2011.3，頁1-98。

王泰升，〈日本統治下臺灣人關於國籍的法律經驗：以臺灣與中國之間跨界的人口流動為中心〉，《臺灣史研究》，20：3，臺北，2013.9，頁43-123。

王學新，〈日治時期臺灣出入境管理制度與渡航兩岸問題〉，《臺灣文獻》，62：3，南投，2011.9，頁1-54。

中山治一，〈日俄戰爭 (1896-1905)〉，收入信夫清三郎編，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問題研究所譯，《日本外交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第六章，頁294-343。

中山治一，〈帝國主義政策的展開和國際關係的重新組合 (1905-1914)〉，收入信夫清三郎編，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問題研究所譯，《日本外交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80，第七章，頁344-386。

北山富久二郎著，周憲文譯，〈日據時代臺灣之財政〉，收入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臺灣經濟史八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59，頁87-163。

古偉瀛，〈從「炫奇」、「賽珍」到「交流」、「商戰」：中國近代對外關係的一個側面〉，《思與言》，24：3，臺北，1986.9，頁1-18。

江田明彥編，〈伊能嘉矩年譜〉，收入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展專刊編輯小組編，夏麗月主編，《伊能嘉矩與臺灣研究特

- 展專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1998，頁90-119。
- 吳松弟，〈走向世界：中國參加早期世界博覽會的歷史研究——以中國舊海關出版物為中心〉，《史林》，2009：2，上海，2009.4，頁42-51。
- 吳翎君，〈歐戰爆發後中美經濟交往的關係網：兼論「美國亞洲協會」的主張〉，《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43，臺北，2015.5，頁179-218。
- 沃爾特·拉夫伯（Walter LaFeber）著，石斌、劉飛濤譯，〈美國人對機會的尋求（1865-1913）〉，收入孔華潤（Warren I. Cohen）主編，王琛等譯，《劍橋美國對外關係史（上）》，北京：新華出版社，2004，第二卷，頁253-527。
- 松浦章，〈日治時期臺灣烏龍茶出口北美洲之探討〉，《海洋文化學刊》，24，基隆，2018.7，頁105-130。
- 林于庭，〈跨越太平洋：美國官方視野下的臺灣島（1786-1895）〉，臺北：國立政治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23。
- 胡家瑜，〈博覽會與臺灣原住民：殖民時期的展示政治與「他者」意象〉，《考古人類學刊》，62，臺北，2004.6，頁3-39。
- 張遵倩，〈清末臺灣茶業的發展〉，《德霖學報》，24，新北，2010.8，頁295-318。
- 張瓊月，〈臺北市茶商業同業公會史料概述〉，《國史館館訊》，6，臺北，2011.6，頁139-150。
- 陳玉箴，〈日本化的西洋味：日治時期臺灣的西洋料理及臺人的消費實踐〉，《臺灣史研究》，20：1，臺北，2013.3，頁79-125。
- 陳慈玉，〈日據時期出口品的流通機制〉，《新亞學報》，31 卷下，香港，2013.12，頁395-444。
- 許峰源，〈從 1905 年黎業斯博覽會考察中國海關權力的轉移〉，《近代中國》，163，臺北，2005.12，頁132-157。
- 許峰源，〈1904 年美國聖路易博覽會呈現的中國形象〉，收入劉維開主編，《影像·紀錄：靜態影像篇》，臺北：政大出版社，2020，頁15-39。
- 黃頌文，〈清季臺灣貿易與寶順洋行的崛起（1867-1870）〉，《臺灣文獻》，61：3，南投，2010.9，頁108-149。

- 葉爾建，〈美領前期菲律賓華商活動的歷史地理（1900-1930 年代）——以砂糖貿易與木材業為例〉，《臺灣師大歷史學報》，63，臺北，2020.6，頁 135-180。
- 鍾淑敏，〈殖民地官僚試論——以池田幸甚為例〉，《臺灣學研究》，10，臺北，2010.12，頁 25-44。
- 鍾淑敏，〈英商三美路商會（Samuel Samuel & Co., Ltd.）與日治前期臺灣的產業發展〉，《臺灣史研究》，25：2，臺北，2018.6，頁 97-143。
- 栗原純，〈日露戦争と台湾〉，收入東アジア近代史学会編，《日露戦争と東アジア世界》，東京：ゆまに書房，2008，頁 245-268。
- 楠元町子，〈万国博覧會と皇室外交——伏見宮貞愛親王と 1904 年セントルイス万博——〉，《愛知淑徳大学論集——文学部・文学研究科篇——》，35，愛知，2010.3，頁 31-43。
- 楠元町子，〈セントルイス万博に見る日本ブランドの萌芽〉，《愛知淑徳大学論集——文学部・文学研究科篇》，36，愛知，2011.3，頁 55-68。
- 塩崎智，〈日露戦争中、米国で読まれた「日本」：米国公共図書館で請求された日本及び日本文化関連書物に関する考察（上）〉，《敬愛大学国際研究》，14，千葉，2004.12，頁 93-107。
- 塩崎智，〈日露戦争中、米国で読まれた「日本」：米国公共図書館で請求された日本及び日本文化関連書物に関する考察（下）〉，《敬愛大学国際研究》，15，千葉，2005.12，頁 65-79。
- Christ, Carol Ann. “‘The Sole Guardians of the Art Inheritance of Asia’: Japan and China at the 1904 St. Louis World’s Fair.” *Positions*, 8: 3 (Winter, 2000), pp. 675-709.
- Dittrich, Klaus. “Experts Going Transnational: Education at World Exhibitions during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Vol. 2, Unpublished manuscript of PhD thesis submitted to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2010.
- Ha, Sae-bong (河世鳳). “Taiwan and Its Self-Images: The Case of Osaka Exhibition in 1903.” *Taiwan Historical Research* (臺灣史研究), 14: 2 (June, 2007), pp. 1-39.

Solomon, Lesley. "Japanese Exclusion and the American Labor Movement: 1900 to 1924." *Education About Asia Online Supplement*, 17: 3 (Winter, 2012), pp. 1-6.

Vanstone, James W. "The Ainu Group at the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1904." *Arctic Anthropology*, 30: 2 (1993), pp. 77-91.

#### 四、網路資料

中央研究院臺灣史研究所，〈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系統〉。https://who.ith.sinica.edu.tw (2022/4/18)。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Collection, 1890-1904." f. 133-142. The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 of Missouri. https://files.shsmo.org/manuscripts/columbia/C4123.pdf (2021/10/16).

"Louisiana Purchase Exposition: The 1904 St. Louis World's Fair (Collection)." University of Missouri Digital Library. https://dl.mospace.umsystem.edu/mu/islandora/object/mu%3A5211 (2021/12/3).

"Pharus-map World's Fair St. Louis, 1904." Library of Congress Geography and Map Division Washington, D.C. http://hdl.loc.gov/loc.gmd/g4164s.ct000422 (2021/12/3).

Chinese Exclusion Act (1882). In U.S. Congress, *U. S. Statutes at Large*, Volume 22 (1881-1883), 47th Congress.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883, p. 60. https://tile.loc.gov/storage-services/service/l1/l1sl//l1sl-c47/l1sl-c47.pdf (2021/11/13).

Davidson, James W. *The Island of Formosa: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 Co., 1903. https://archive.org/download/islandofformosap00davi/islandofformosap00davi.pdf (2021/11/23).

Drexler, Ken. "Chinese Exclusion Act: Primary Documents in American History." 1 June 2020. https://guides.loc.gov/chinese-exclusion-act (2022/9/10).

Gouvernement général de formose, Département de l'Administration civile. *Thé de Formose*. Taipei: Imprimerie du Journal "Taiwan-Nichinchi-Shimpo," 1900. 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伊能文庫藏. https://ntu.primo.exlibrisgroup.com/discovery/delivery/886NTU\_INST:886NTU\_INST/12309382790004786#page=19&zoom=25,-27,2121 (2021/12/5).

Library of Congress (U.S.). <https://www.loc.gov/search/?in=&q=World%27s+fair%2C+St.+Louis%2C+1904&new=true> (2021/12/3).

*The Island Of Formosa: Handbook and Catalogue of Exhibits – World's Fair St. Louis 1904*. Internet Archive. <https://archive.org/details/isoda-the-island-of-formosa> (2023/ 4/18).

## **Caught Between Japan and the U.S.: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1904 St. Louis World's Fair**

Hsin-yi Lin\*

### Abstract

In the latter half of 1904, Japan, along with her newly-acquired colony Taiwan (Formosa), participated in the St. Louis World's Fair. This was not the first time that Taiwan had taken part in a world's fair, but the one in St. Louis was the largest that it had ever been a part of. The year before, Japan itself had held a large domestic industrial expo in Osaka; and during the St. Louis World's Fair, Japan was still engaged in a war with Russia. Its taking part in the 1904 fair was thus an indication of the importance it attached to "the special Japan-U.S. relations." The Governor-General's Office of Taiwan, with assistance from the Agriculture and Commerce Ministry of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Japan, assembled the Taiwanese delegation. American diplomats in Taiwan also pitched in to help. It was believed that taking part in the fair would help to promote Taiwan's economic growth, in particular by increasing exports of Formosa Oolong tea. To this end, a specially designed Taiwan Tea House was created. Though Taiwan's participation in the fair was successful, it was also not without problems, caught as it was between several great powers. Taiwanese attended the fair as Japanese subjects; at the same time, however, they were subject to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passed by the U.S. Congress in 1882. This meant that Taiwanese could not take part in the fair as ordinary Japanese citizens. And unlike in other world fairs both prior and subsequent to the one in St. Louis, the

---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indigenous people of Taiwan were not represented at all in the 1904 Fair; they were made completely invisible.

**Keywords:** Taiwan (Formosa), St. Louis World Fair, Japan-U.S. relation, Formosa Oolong Tea, China Exclusion Act